

独立时代

2012.3

10





独立时代
2012年 3月号 第十期
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LJC Ursula 落烬枫 目田君 惜小海
文编: cinsue Jacinta 魏晋 未名 敦敦 种子与
美编: hazard sly Stomacake 费贤 九九
制作: 小星星

背景音乐: The Days Are Long And Filled With Pain
封面作者: Jeremy Enecio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content

主题	怪兽 让小怪兽长大 妖怪们的妖怪志	/目田君 /种子与 /冰狐
行吟	出国散记 在流浪结束之前 乌鸦在窗外叫	/Cinsue /Cinsue /绵绵
尺牍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何为统治? 为何统治?	/墙里千秋
追光	断裂的村庄 看, 那些火花那些光 新年 无处看云	/王芳依 /万海 /深海 /陈稚圭
世见	光明 最合法的表情 受难, 我的见证	/未名 /林静 /孙雨晨
艺眼	时光倒流 Time Rewinds 专题采访 -- 中港大家说 人物专访	/Jacinta /王瑶

又至

年

编文/白田君



龙常年巡游四海，渐感力不从心，一次在章莪山上差点栽落下去。再往东海飞去的时候，龙忖度：老了，是时候找个继承人代我作中国人的图腾了。

于是，在东海蓬莱境上一处，龙用洪钟之声呼唤他的九个儿子，告诉他们准备从其中挑选出合适的图腾继承人。一会儿，长相奇形怪状的怪兽们纷纷出现在龙面前，八个。奇形怪状的生物一字排开，立在一座孤岛上，周围都是海水。他们只是伸长了脖子向上死死地盯住龙。还有一个迟迟没出现。

“赑屃么？”龙问。赑屃是龙的长子，龟样龙牙，常年背着三山五岳到处行走。

“是的！是的！”这声音大得要震破所有在场生物的耳膜，三子蒲牢趴在地上，他说是龙倒不如说是青蛙，还摆着青蛙坐荷的姿势，最喜欢吼叫，“一直不见他影子！想来是背着昆仑去北冥了吧，哈哈哈哈！”

“笑得这么大声，你是怕他抢你图腾的位子吧，蒲牢。”

一条大鱼扑腾了两下尾鳍，扬着又粗又低的嗓音，说话的时候唾沫都从口里飞出来了，之后又重重地吞了一口口水，那个恶心呐。虽说是大鱼，但却长着龙头，身上的鳞跟龙的鳞一模一样，如假包换龙的儿子。螭吻，龙的二子。

“笑话，他又不是鲸鱼。不过是一只呆笨的只知道驮物的蠢龟。”蒲牢在呆笨和蠢字上尤其着重，又扬起前肢往空中一甩。龙其他儿子都嗤嗤发出笑声，像是笑赑屃，又像是笑蒲牢怕鲸鱼——还弄出如此滑稽的声音，作出如此滑稽的动作。只有九子椒图不笑，这蚌样的钝物紧紧地闭着口，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说话要注意。”蒲牢吓了一跳，赑屃的声音！但他在哪儿？忽然众兽的脚底抖了起来，一只巨头从海底钻出，那头比八子和龙加起来还大，“我打个盹，你在我背上闹得欢，声音这么大，是要叫破天哪？”声音并不凶，反倒带点不自信。赑屃把头弯过来看着自己的背，水哗啦地顺着赑屃下巴往下流。六子蜥蜴状的蚣蝮平生最喜水，见此状马上爬到赑屃头下享受水的滴滋，脸上带着满足的表情。

“好了好了，安静！”龙稳了稳，说道，“既然都到齐了，那我就开始。今天要从你们九个之中选出一个做中国人新的图腾，也就是我的继承人。这是我最后交给你们的任务。怎么选是你们的事，选出来的结果也是你们的事。就这么多了，你们开始吧。”说完，就腾入九天之上，盘窝云中。两只眼睛一闭一睁，睁着的那只还是紧紧地注视着下界。

螭吻用尾鳍碰了碰旁边的只长有一张大口的五子饕餮，对他示意。饕餮没有理他。看饕餮的样子，也不准备理其他人——他口中叼衔着刚刚吃到一半的巨蟒，现在在享受另一半，那半截巨蟒有太行山大。

“我是长子，任劳任怨，你们又都在我的背上，平日就我驮负重物来去，应是由我来继任父亲的图腾位吧？”赑屃鼓起勇气又带着不自信开了话头，还没等大嗓门的蒲牢开尊口，面目凶恶的睚眦首先吼了一声，“你有何能力，能当这图腾？当年父亲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你不过在陆上驮几座山，扛几块碑，你可当的这图腾？”这个睚眦便是俗语说的“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龙的七子睚眦了，龙身豺首，长了龙的犄角，与四子狴犴、八子狻猊都是猛兽，

怪兽单

编文/白田君



睚眦面带凶相，最喜欢听刀剑金属碰撞之声，最喜争斗。他恶狠狠地看着赑屃，似乎下步就是扑上去咬断赑屃的脖颈。赑屃被那豺狼眼神吓住了，噤口不言，不说话了，脑袋潜了下去。

四子狴犴啸了起来，他本身似虎，一啸更有了威风之气：“睚眦，恐吓行为怕不是温良的中国人所喜欢的图腾吧？让我这百讼之长来评判裁决，七弟这行为要不得，要改！”睚眦看了看狴犴的独角——象征刑判的角——马上转陪笑脸：“改，马上改。”那笑臉和面部其他的凶恶一点都不搭界，让人看了十分别扭。见别人都没了声，狴犴悠悠地说：“我推荐八弟狻猊，虽然排行老八，但是怎么说也是文殊菩萨坐骑，身带释家灵气，又是灵狮相貌，有王者之气。他做图腾最合适不过。”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到狻猊身上，只见狻猊手捧香炉，浑身烟雾缭绕，一脸沉醉地吸着香

炉飘出的烟，他又好坐，一屁股坐在赑屃大大的背上，好不自在。

老六蚣蝮则在狻猊旁边的水里打滚，大家眼神顺着狻猊就到了蚣蝮身上，蚣蝮见大家都看着他，说：“看我作甚，分我块水域就可。”老二螭吻见赑屃没了声，就操着那粗重的口音说：“狻猊毕竟还是老八，难堪此任，还是就长幼来排吧。”睚眦不同意，眼露凶光。

狴犴、睚眦和螭吻争了起来，环境变得异常吵闹。椒图不说话，这蚌样的钝物紧紧地闭着口，警惕地扫视着周围。饕餮也不说话，安静地咀嚼巨蟒，那巨蟒已被他吞入八成。

“大家分别有何能力，说出来比一比，评出个最高，也好让大家心服口服。”老三蒲牢大嗓门又开始吼，也不等大家点头同意，他首先道，“我声若洪钟，震慑天下！”“哼，只发声不做事的家伙，怂鬼。”老七睚眦嘟哝了一句，接着大声吼道：“我战无不克，厮杀必胜。”接着顿了顿，“我作图腾必能给华夏带来胜利。”“我身职司法，评判公正，能为华夏带来公平。”老四狴犴彬彬有礼地“啸”着说，瞟了睚眦一眼。螭吻不甘示弱：“我善眺望，高瞻远瞩，又能为人而建造。”赑屃估计被睚眦的凶样吓坏了，头始终潜 在水里不出来。狻猊和蚣蝮，一个在享受烟雾，一个在享受水泽。椒图不说话，这蚌样的钝物紧紧地闭着口，警惕地扫视着周围。还有饕餮没说话，大家都转向看着他，他已经吞完巨蟒，正慢悠悠的回味。

突然，饕餮张开大口，把狴犴、睚眦、狻猊、蒲牢、蚣蝮、螭吻、椒图甚至赑屃都吞入口中，很难想象，他的口怎么会张得如此之大？吞下后，饕餮一边咀嚼一边嘟囔：“食尽，能力尽有。”丝毫不感觉他吞下的是他的兄弟。

然后，饕餮就顺理成章地代替龙成为了中国人的新图腾。

怪物大概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生物，有着不知多少腿不知多少颗牙，会上天会下水会隐形会喷火会咬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除非你见过那条尼斯湖鳗鱼、或者你喜爱在漆黑的午夜和三个好友在屋里玩转圈拍肩膀的游戏、或是在那些床头没有放小熊的孩子的梦中。可怜这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却被人们心心念念地在茶余饭后念个不停，每当人们在杜撰自己的神奇故事时总是需要一个假想敌时，这些异类总是不幸地首当其冲——异类，我们这就说到了重点。

作为每一场战斗的这一端，我们只关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每一个男主角总是忙不迭的使出浑身解数降服大 BOSS 拯救他的世界，甚至是到了现实，小怪兽们都不免有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映射，像是小布什和他的萨达姆，像是电子系学生和他们的傅里叶变换。不过，一心想干掉小怪物们的奥特曼们总是懒得去考虑小怪物的感受的；而相比英勇无畏的主人公们，小怪物们却是要思前想后地在这个“邪不压正”的世界里既练成自己的成名绝技、似与主人公平分秋色，又要坚持时时与“正义”作对、并随时做好被主人公消灭的心理准备，如果是在杜撰文学中更免不了有着比主人公更甚的机警和能耐，总是耐人寻味。既然人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正义一方上，我偏要从杜撰文学里挖出一些大小 boss，让你看看“正义”的对面是哪一种复杂的滋味。

大概比较典型的 boss 就是功夫熊猫中的雪豹“太郎”这样的形象了。功夫硬，手段高，有着不同常人的远大志向，又总是像仙剑中的水魔兽一样纠缠得主人公头疼，艺高带来的胆大同时也带着危险的轻敌倾向，往往在情势大好的情状下一不留神被初出茅庐的主人公一把抓住了辫子，像哈利波特（简称 HP）里的伏地魔几乎算是死在自己手下（虽然称其为妖怪大概还不够……“尊重”）一样，生得枭勇，死得窝囊，为“正义”作垫脚石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说伏地魔的后半辈子逃不脱自取其辱的话，相比来说以吸血鬼为代表的怪兽们又是另一种活法了。吸血鬼，狼人一类的怪物常作为一种凶残而怨毒的意象出现，由于怪物们很奇怪的繁殖机制使得成为受害者后才能变成“害人者”，因此森森獠牙下仿佛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与怨恨，在畸形的因果轮回中不自然承担着一种可怜又可恨的角色，这是一种连聊斋中的水莽女鬼也挣脱不出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很明显可以发现“怪兽”的属性经常是大大复杂于“主角”的品质，深奥的立场令人扼腕的动机大概很多事都很难用简单的正恶来划分。

相比起来，口碑比较好的怪兽就要改名称为灵兽了。这里的灵兽更像是一种高于人的力量与神性的存在，有趣的是它们甚至大部分并不具有什么非凡的智慧，反而只需要作为我们膜拜的图腾，像是我们的龙凤龟鹤，像是古埃及的圣甲虫，甚至包括西游记里的各路神仙的坐骑，生来就是被人尊敬的命运，大约只是因为祖先们想象力很丰富罢了。



文/冰孤

编/九九 k

妖怪们的 妖怪志

当然，我们的杜撰文学里若不出现一些友好善意的小怪兽简直不能满足我们人类的白恋情结了。和美女朝夕相对的居然是披着怪兽皮的王子，怪物公司里的大小怪物居然来逗小孩子笑，白蛇化人报恩，柳毅龙女成婚，迪斯尼和聊斋志异更是很不吝惜对这种角色的渲染，只是我们这长大了的小孩子们也慢慢对这些幻想出来的温情心冷了，就像不再盼望红鼻子鲁道夫出现一样。

其实更加符合情理的怪兽们多是那些警惕戒备、既不敌对也不亲近的类型。当时看 HP 里的马人聚居禁林、反感被称为人的宠物时有心中一凛的感觉，这种独角兽一样的忧郁和高傲会不自觉赋予“怪物”一种群种不怒而威般的尊严，纵然似乎不具攻击性，但也十分难以亲近。这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距离感很有另一番意味，纵是在童话里，做一只独角兽一样的小怪物也不枉了。

除此以外，很多国家传说中都有不少的小妖怪，品行无大害却又爱捣蛋，大是非上是牵扯不到这些魑魅魍魉的，倒是在爹娘吓唬小孩子和人们懒得为奇怪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时总是会被拉出来做挡箭牌了。比如爱尔兰守财妖 leprechaun，美国牙仙子，日本水精灵河童，猜想作起怪兽来也绝不比蛇怪乏味。

再扯远一点。人若是也带了几分“异类”的气味或许会和这些小怪兽们一样有趣，大大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主流”们耐寻味得多了。仙剑奇侠传四里的玄霄的一句“苍天弃吾，吾宁成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站在“正义”的对立面已经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理所当然地）败在“正义”少年手下更是要多伤感有多伤感，走到最终居然仍是死性不改却的确是 boss 界的一大进化了。这样的痴狂或许在我们看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也并不能因为他的执狂而为他正名，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真性情；一个人选择的道路正确与否是一回事，而一个“怪物”所经受的苦涩、孤独、失落、折辱的煎熬与洗练却也是追求正义的少年们不易比拟的。

圣斗士们大致都是走一副套路的，然而小怪兽们却各有各的一套活法。正义少年的剑下往往不仅是十恶不赦的罪魁，有水魔兽也有水莽鬼，有狼人也有马人，还可能有好心的狐精花妖，也会有无辜的河童。这个世界往往不仅是善与恶，哪怕即使是极恶也会有良善的一面。或许把法海的金钵托久了我们不禁也会放下，站在许仙的角度重新看看那些我们曾经排斥的人物、主张，也许有些美好的新发现也未可知。



文/冰孤
编/九九 k

妖怪们的 妖怪志

——仅以此呓语拙文献给 Zoo Monster Watermelon

去法国，是从中学起就渴盼的旅行。曾经以为会是跟初恋男友一起搭上去巴黎的班机。还好现实跟幻想只有小小出入——独自从洛杉矶飞往法国去探望初恋男友兼前男友兼任现任男友。三年已逝，人事沧桑，然而毕竟总有留下一些什么与记忆吻合。

【大海】

从空中跨越过太平洋与大西洋，亲眼所见的则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太平洋与地中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二十出头的自己，已经留下过如此之多的足迹。然而大海总能抹平一切。

最后一次看到的海是地中海——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确是名不虚传的蔚蓝。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色泽，似是吸纳了天空的所有以至于略微深过天空那么一点，由远及近，富有层次，而又是一个通透的整体。

也特意去看夜里的海，倾听静寂中的潮汐。墨蓝的海水与灰白的浪，也是天空的反映。等旭日从城市的另一端而非海平面上升起时，心中有小小失望因不曾看到真正的海上日出。但眼见海水又变得蓝得可爱，心下的不快也一扫而空。

【天空】

出了国才知道，原来世界各地的天空都不同，高矮程度、云层状况、颜色深浅、清洁与否、星星多寡、层次变化……不禁想到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从未离开国家，最远的恐怕是被流放到海南岛的苏轼。如果他们也能观察到国外的风光，不知他们笔下的诗句又会更加动人上多少倍。

出国散记

文/cinsue
编/hazard



此刻，我在洛杉矶的早晨，天空清澈，穹顶湛蓝而边缘泛白——我觉得最美的还是要数日出或黄昏时分的天空。那是一切温暖美好颜色的大集合——暖黄、粉紫、金橘、淡粉、灰蓝、血红，渐次叠加、混合、晕染、过渡、融合、离析……国外空气质量较好，云层较低，天空仿佛更近，因此也可以观赏得更清楚，更兀自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每次看到美轮美奂的天空，我都会提醒自己记住这一刻，因为这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当下。

【女人】

欧洲，也许尤其巴黎的精致韵味，是亚洲、美洲时常难以企及的。这一点，不仅醒目地反映在建筑风格、食物上，也体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女人身上。

巴黎女人是有资本骄傲的。真正的巴黎女人总是认真地诠释着何为女人。即使气温逼近零度，她们仍穿着镂空丝袜，身上曲线毕现，从来不知秋裤与棉袄为何物。即使身处地铁，衣着也是一丝不苟，高跟尖细、皮毛发亮、妆容夺目，手拎一种款式流行的手袋。如果是在咖啡馆，一定是谈吐优雅，音量合宜，手捧一小杯咖啡，与其说是在啜饮，不如说是浅吟低唱。眼见人家把女人做到如此极致，不免暗暗自卑，同时又下定决心，既身为女人，还是要尽量得体、知分寸，为这世界带来多一些美与悦目才好。

【爱人】

与爱人一起旅行，感觉自是与朋友相伴大为不同。因连续多日劳累，一到法国就开始重感冒，多亏有他一路上悉心照料，才不让这旅程减分。

出国散记

文/cinsue
编/hazard

而这恐怕也是我被照顾得最好的一次旅行。好到何种程度？咳嗽了有人递水，头晕了有人喂药，乏力了有人帮忙穿衣，更不用听说做饭、洗衣这些琐事。爱人如同亲人而不仅是情人，可是又有情人间的甜蜜激情，让人相信爱情的纯粹，无条件的信任与心甘情愿的付出，都是爱情激发出人性光明面的证明。

两人同行本已足够快乐，再加之置身于美得不像话的法国，人在画中，人在故事中，一切情景都增添着戏剧感与浪漫的张力。在塞纳河的桥上亲手挂下情人锁，厮守的心愿也是那么真实。午夜巴黎的街头拥吻，蔚蓝海岸长椅上的并肩依偎，都是一生一次的难忘经验。然而，我们还在奢望以后能够再次拥有一次追忆之旅。

【饮食】

牛角包、热朱古力、奶咖是法国饮食的主旋律。也有尝试鹅肝、海鲜、铁板三文鱼这样浮夸的餐点，然而却不及松脆可口的牛角包与暖热的热可可那样甜美而贴近人心。

我总是想在旅行中尽可能尝试丰盛而有当地特色的食物，为此多付出一些金钱也无所谓。然而他比我善于持家，他总是拒绝我请他吃大餐的提议，而宁愿请我吃一些相对简朴的食物。现在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担当和体贴？当时虽有争执，但通常都是我的固执败下阵来……

出国散记

文/cinsue
编/hazard



大海 天空 女人 爱人

饮食

车窗

【车窗】

凝望车窗外的风景，从来都是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从巴黎到尼斯，有四五个小时车程，我也因此得以慵懒地享受双眼半睁半闭间的窗外景色。

阿兰德伯顿曾经提及在交通工具上观看景物的流动正可照应思绪的流变。我的体会也与之类似。从小开始就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打开车窗让清风关进领口，让脸颊冷静得以思考。

前往尼斯的途中，耳边播放的是五月天新专辑《第二人生》，而车窗外由灰暗到晴朗，从城市到乡村，由陆向海的植被嬗变也的确让我好似正体验一场第二人生。专辑中以末日、生命为宏大主题，而眼前所见也正是如此辽阔。一切的默契巧合让我深深记住了这个妙不可言的上午。

去国外游荡半年，印象深刻之处不过这些散漫片段，聊以为记。

出国散记

文/cinsue
编/hazard



四个多月前，我离开中国与香港，开始了自认为的海外“流浪”，如蔡康永所建议的那般，在狡猾与天真之间任意转换，抛却过往的沉重负担，只为好好经营一段新生活。

没错，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人会用不同的视角去感知周围的环境。有时会单纯简单到仿佛自己是完全陌生的来客，就好像在深夜空荡的地铁上，我会带着惊喜的神情跟对面的人讲我对洛杉矶的印象，细心的询问某个地铁站名的来历，然后在告别的时候说上一长串的祝福的话；有时会更坚强甚至会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事，好似一种不甘示弱的心态，比如浓妆艳抹地参加派对；有的时候又会强装镇定，当压倒性的环境让自己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时，我努力不让自己失去了解这环境的欲望。

然而，我所经历的是真正的流浪么？流浪也许意味着一种断绝，和过往的人断绝，和已经习惯的生活目标断绝，甚至是和人在物质上不断上升的趋势的断绝。流浪的人留下的是广漠中孤独的背影，是仰望晴空干净的神情，是雨夜的帐篷内自得的歌声。总之，流浪中有一个无限放大的自我，有一个自己能全部接受的世界。这是一种最极致的精神。但我之前讲的感受并非和流浪无关。在心态上，流浪的人更像是前者，不想也不用和世界去对抗，因为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存在于自己的基因中。

这样定义的流浪还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得需要多少勇气和智慧，多少对这个世界本



文/cinsue
编/未名 cinseu 费贤 k

身的爱啊。

一个去了巴黎交换的朋友给我写信，信中是这样的记述：“因为是墓地，所以秋日下的巴黎更显得萧索。1871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巴黎公社的残军被全部击灭。我的路线就是从最南边的门北上直到巴黎公社墙。值得一提的是，拉雪兹公墓不是一个只供名人埋葬的墓地，因为路边随时可见普通的民众于近年树的墓碑。等我走到北边便基本都是纪念在二战中丧生的战士的。尽管整个法国会把11月11日设为纪念一战停战的日子并全法放假一天，但这个假其实并不是个节日。从早晨开始，香榭丽舍大街就被封锁，原因是总统会在那里致辞并接见当年的老兵。这样的气氛在公墓中也能见到。一对老年的夫妇将手中的一份黄菊花放在一位二战中牺牲的士兵的墓前并站在那里冥思。我问他们这是在纪念谁。他们回答的东西我没太听懂，有太多我不了解的历史和故事。但站在他们身边我不得不为这份真诚的怀念而感动。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一个个中国人的墓。或许他们在入土之时已经不再是中国国籍，但在墓碑上刻着的“某某氏”“孝男某某”和渗透着思乡情感的对联仿佛诉说着曾经因思念故土而洒下的泪。墓中的人有的很早就来到这片异国之土，比如在一二战之间。他们大致是浙江人，温州人尤多。我尤其被其中一个人的墓志铭感动。意思大概是他很早就离开故乡到法国创建家族基业。我突然对温州人在法国、在巴黎的创业史感到很有兴趣，要知道



文/cinsue
编/未名 cinseu 费贤 k

现在基本上任何一个街区都有中国饭店，而这些饭店十有八九都是温州人的。我想，这些创业先驱最终能被外国容纳，并长眠于已然成为故土的异乡的土地接受后世的怀念，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吧。”

读完这些，我对于这些巴黎故事也产生许多感触。在流浪真正结束的前夕，我竟然真的游荡到了巴黎，属于自己的巴黎故事与别人所拥有的也同样精彩。在流浪之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让我真的更加热爱这世界。感恩之余，私心也庆幸自己即将结束这场流浪。林一峰曾经唱“离开是为了回来”，而我此刻是那么怀念我曾经亦是觉得陌生的香港——这座我住了两年的城市，在我离开的短短半年里，一样有太多精彩的故事发生。而我要带着流浪积蓄的力量回到那里，跟我所有的同伴一起，参与即将在香港谱写的崭新历史。



在流浪结束之前

文/cinsue

编/未名 cinseu 费贤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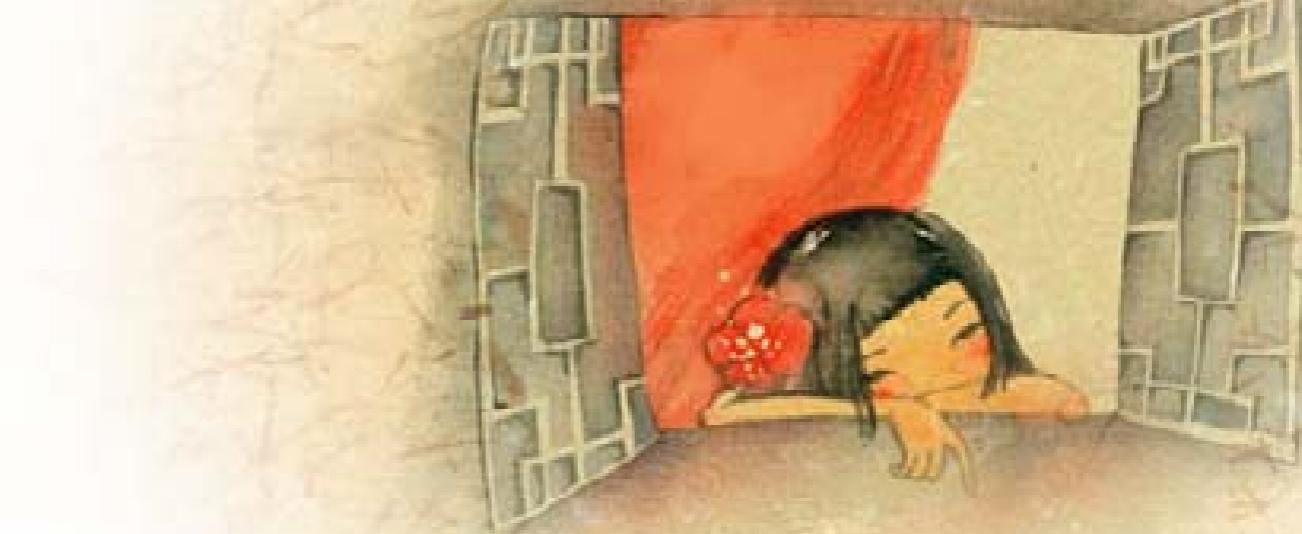
乌鸦在窗外叫

文/绵绵
编/魏晋 sly k

乌鸦在窗外叫
拉开帘子的窗外没有树木泥土的发丝
在每一个呼吸中瑟瑟发抖
陪伴着筑巢在尖稍的头屑
顽固地不愿随风脱落

呀呀、哇哇、或是呱呱是其他
只有啊啊叫着的乌鸦
谁也看不清它们耸立的肩膀眯起的眼
与我对视望尽黑夜

黑的尽头白的回头
躺平的灯管和倒立的墙壁贴近眼球
光与影的交界处是望不尽的前路
眠与醒的过渡里有看不穿的迷途
即使贴上猫头鹰的眼蝙蝠的耳
去你的奇迹吧



一息尚存的蜉蝣被生折磨
气血两亏的骷髅得意地竖起中指
四季流转荡漾着春心秋心
躺下去贴着墙壁一觉到天明

七点四十五散步向八点的课
吃下去的是养料还是佐料
精读原著敬读论语，文学史有后人拉屎概括
两小时加两小时等于什么
睡眼迷蒙或是学有所得

乌鸦在窗外叫

文/绵绵
编/魏晋 sly k

行到水穷处的唐诗没有云起之时
无人可唱的宋词美人空老
千余斤炭车上一尺红绫
重过夏商周一路凭吊的泪海汪洋
莫自使眼枯，新安吏谆谆教诲
看破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岂止诗鬼
天荒地老写尽只剩无题
是否可以掩卷不必再读下去

文学革命或是革命文学
听腻了战斗着的圣人鲁迅
军阀以民族的名义割据混战
青年为国家的未来泼墨挥毫
他们与她们，更无法忘——
郁达夫隔海为性的萌动苦恼

徐志摩远洋离别故土与康桥
那时的萧红青春年少

小小红军踏得过洪水踏得过饥饿
踏不出的生死场里还有踏不出的情场

自古到近，自近到今
情场的生意从不关门打烊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路灯下的黑夜是男女的欢场
楼前的台阶是绊人的手
轻易不肯放执迷不悟的人走
开水在温暖的瓶胆里荡漾
水壶在冰凉的手指间摇晃
冬神放出豢养的风狼饱食人间



乌鸦在窗外叫

文/绵绵
编/魏晋 sly k

拥抱着的双双对对不需暖气私羡露水
燃烧着燃烧着燃烧着自己
直到冷却的终有一天

拉开帘子的窗外没有树木
人群的叽喳伴着南飞的鸟儿远走
一根筋的大道一笔横下
十字架可兰经六道轮回在火里烧
礼义廉耻一口一口吃掉
与墙壁对望至黑夜深处的噩梦
倘若想要沉沦就去沉沦
倘若不想醒来就不要醒来
双腿枯萎在上铺的高原反应之中
前途理想如前尘往事，幻梦泡影一戳即无
倘若你的肚皮饿的咕咕
倘若你的余力还能反应迅速
伸手还能逮住一条希望的残腿
啃噬着吞下尚能饱肚

呀呀、哇哇、或是呱呱是其他
只有啊啊叫着的乌鸦
谁也看不清它们耸立的肩膀眯起的眼
与我对视望尽黑夜

绿光闪烁在无瞳的眼里
尖喙开合发出模糊不清的言语
呀呀、哇哇、或是呱呱是其他
我听得清乌鸦叫着啊啊
我听得到它们真诚的诅咒——
倘若你饿的难受只能吃掉方向，
我们便帮你一口一口吃掉心脏！





英国人马丁·雅克的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文译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如果要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评价这个标题，那应该是一标题党——书的内容完全没有标题那种哗众取宠与先声夺人的气势，书中对中西方过去和未来描述判断都是较为平和客观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来，马丁·雅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中国通。他在书中对中国、中国的历史、他遇见的中国人的描述，无不体现出他对这片大陆确实有着深入的了解，甚至对某些在中国文化中不可言说的默契与下意识反应，我们都可以在他的书中找到共鸣，甚至在书中看到他收录了几位复旦学生的对话采访，会让人会心地笑出来。读完之后最大发现则是，这本书其实应该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数年前出过一本极为出名的书，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这位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哈佛毕业生用他的聪明才智，以一本书的篇幅论证了西方的东方学是如何陈腔滥调。当时单纯厌恶用贴标签的方法将问题简单化的我，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萨义德的说法，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偏见——但凡以东方、西方来划分社会，由此讨论东西方差异与趋同的文章和书籍，大概也不值得一看吧。萨义德在书中总结说：西方是意志，东方是表象。东方曾经的辉煌是被裹挟在西方的认知之上的，仿佛除开西方的介入，东方就失去了话语的能力，而西方更将这种强权下的殖民从地理空间移植到思维认知。最令东方人感同身受的例子是，西方在评判其自身的知识与文化时，必须在其面前设立一个对立面，称之为东方，如若不然，西方人几乎要丧失思考的能力了。当然，萨义德的“东方”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东方，他讨论的核心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也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等远东地区。马丁·雅克的著作主线，毫无悬念地，也将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放在一个几乎要对立的模式中。说对立，其实是源于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常识，“ You can't make yourself better before make others worse”，他人不变得更糟，自己怎么可能变得更好，这样一种朴素而原始的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并不矛盾，相反与中国本土社会融合度相当高。说几乎对立，是因为比起萨义德所总结的东方荣耀总以西方认知的形式出现

文/墙里千秋

编/Jacinta Hazard k

，马丁·雅克更像是透过中国内部审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可了“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更甚其经济体以及政治体制的概念，这样一种默认令他更接近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使他成功地借用朝贡体系来理解中国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

其实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与英国人都是相似的。比如那种内敛含蓄、又矜持又虚伪的人际交往方式实在太容易博得中国人的会心一笑了，又比如英国人举世闻名的自嘲精神，与中国人就有共通之处，而骨子里的理智客观崇尚真理，同样也符合中国文化的追求。因此中国人对英国的著作是不陌生的，至于学术著作，我个人对英国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芬利的接受度就很高，如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样，这些学者有着英国人特有的敏感，而这种敏感的神经又通常不必为外人所知。

似乎是冷战结束、美国单极化格局形成后，又或许是更早，比如1894年这个很有代表意味的年份，类似这样的猜测就不绝于耳——谁将接手美国手中掌控世界格局的指挥棒，谁能争夺到美国头上这顶象征世界权利的王冠。这类著作或是就经济论经济，或是就政治经济文化论经济，总之看多了就不免得出结论：西方社会归根结底是金本位社会，金本位的思考模式永远无法理解官本位的社会模式，如果中国

文/墙里千秋

编/Jacinta Hazard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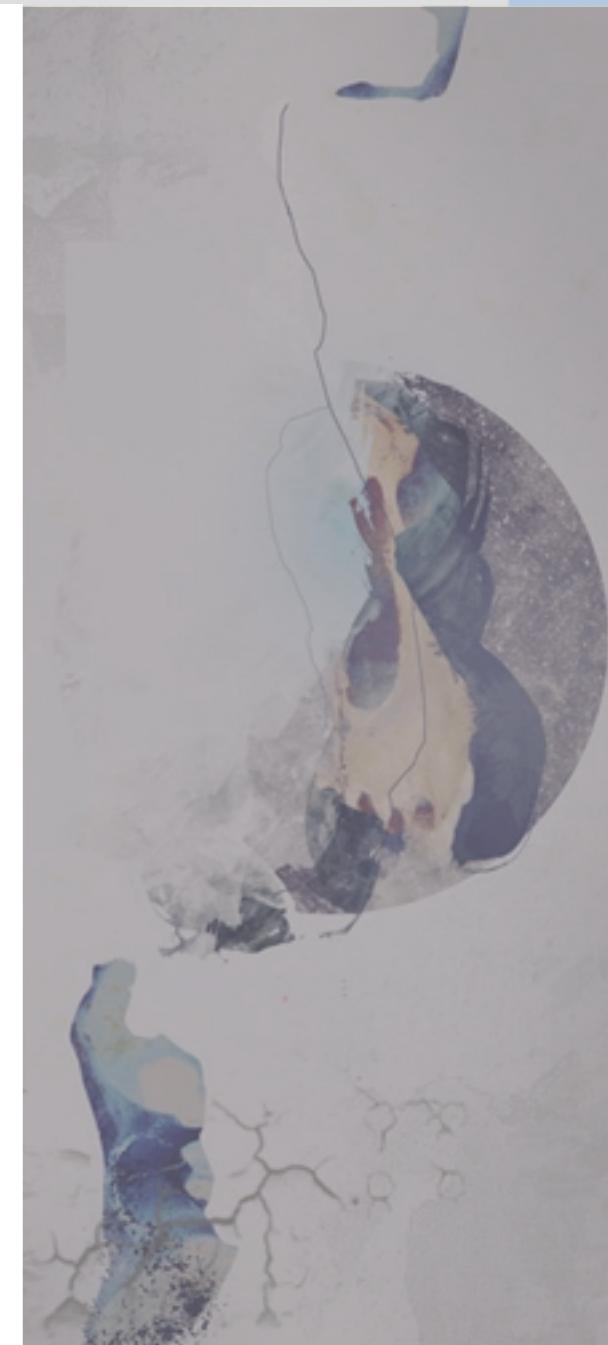
社会可以认为是官本位的话。这不是牢骚，这似乎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下难以转变的事实。因为官本位，所以中国社会几乎是人情的社会，年轻人要结婚，夫妻要离婚，节假日亲友相互拜访，这些都在人情织成的网络中发生（我曾经在一位大学时主修历史的外教课上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在中国呆了五年的老外，他基本不认可这个说法）。这些以己度人的观点听久了就似陈腔滥调，雅克最不同于旁人的部分，就在于他将中国的未来描述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即是说，雅克将中国未来趋势更多地归结

作为一个复旦人，读《当中国统治世界》最有趣的部分，自然是看雅克在书中如何描述他所遇见的复旦学子。在提到中国现代性的部分，雅克收录了他与两位复旦学生的讨论，这两位国际金融专业的学长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上，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内核的信心，尤其是将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答案其实不仅仅可以回答类似“中国本质”抑或“西方方法”这样的问题，更能够传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即使是生理年龄二十出头，当这个人信仰着这份信仰的时候，他也拥有五千年的灵魂。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雅克在著作中同样提到的台湾问题，中国人注重其历史归属，西方人则更看重当前当地人的意愿，于是统一成了中国人无法动摇的意志的，这样的底线西方人或许费解。为历史文化性的影响，而非政治与民族的因素。

回到“文明国家”的话题，按照雅克的说法，中国在一

百多年前为融入“现代国际体系”而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一整套架构，以此来重组自身，但这种被迫的重组无法撼动中国在历史进程中长期以来“文明国家”的灵魂。雅克将文化因素提升至政治因素之上，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雅克对政治本身不关心的原因，不同于大多著作，他没有将自由、民主与法制看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我一直以为，中国历史上欠缺民主，但从不欠缺自由，尤其是消极的自由；而相反，西方的某些民主正是以扼杀自由为代价存在的，比如西方人自以为他们继承的雅典式民主，公民只有积极的自由，没有消极的自由，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自由），于是工业革命在欧洲的诞生成为了偶然因素，而欧洲的崛起也被归结为偶然事件。于是，帮助欧洲统治世界的不是文艺复兴后的文化输出，而仅仅是强权和暴力的输出。这种说法对中国人的冲击不亚于对欧洲人的挑战。

中国人似乎已经对西方人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习以为常，尤其是近年来被西方的普世主义文明观所轰炸——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先进发展方向，其他文化最终都要汇流到西方文明的这个方向上来。当中国人已经习惯、进而厌倦这样说法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浪潮难免席卷而来。雅克的书中并未对近年来中国国内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太多渲染——整本著作也是如此，资料丰富翔实的同时，整本著作的步调是平和而客观的。这也许是因为雅克一开始就将目光放在中国“文明国家”的历



史进程中，这样的进程不会为一时的情绪或主义所累；又或许当雅克解读“天朝心态”时，已经将中国人情绪与心理的转变融入到他所解读的中国的普世主义中去了。

整本著作使我最为惊讶的是雅克对“朝贡体系”的重构和理解。这是一个相当“中国”、乃至相当“天朝”的词。民族主义是每一个走过历史搏杀生存下来的民族无法回避的一课（当然，与许多学者一样，在雅克的著作中，日本的自我意识是例外主义，日本始终抱着一种起码表面谦卑的姿态，认为自身需要向其他高级文明学习）。但与西方狂热的扩张、宗教、殖民意识不同，中国人的普世主义表现为一种文明程度的等级观念：拥有最高文明程度的就是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围绕着这个文明中心，不同周边民族的文明开化水平也有高低之分，而它们向中国表示尊敬和羡慕的程度则体现着它们的素质——能够被教化的限度。这样的心态是所谓“天朝心态”、“大国心态”的根源，这种根源从历史长河中走过，即使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出于现实的原因不得不暂时压抑和摒弃，但实际上从未在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上缺席过。辜鸿铭老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将中国的宗教定义为“道德的自我约束”（这样的定义或许让我们汗颜），不得不说辜鸿铭老先生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一种带有辩论色彩的表演式宣传，但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举证的东方精神之精髓也是深刻而有间地。从他貌似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的心中，能强烈的感受到那种不容否定对“天朝”的信奉。相对而言，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则像一部演讲式的著作，正如林语堂本身的中庸，林语堂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说“中国人之稳健性高于任何民族”，这种对自身存在的稳定性的确信，与中国人在“朝贡体系”中对世界，或者说对

，与中国人在“朝贡体系”中对世界，或者说对“天下”的解构是一致的。

不可否认，雅克的著作中忽略了许多现实性因素。当代的中国人拥有的，除了对文明的归属感和包容心，也有拷问现代与传统的失衡心态。走入近代的一百多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失掉的传统，浮躁，急功近利，这些都是表象。核心的传统的确有其不变的部分，但不可否认，在一百年间，中国人的气质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或许是不可逆转的。这种气质的变化很难简单地将其定义为被西方同化或者与西方思潮的融合，因为即使历史的命运被强加给了近代中国，但思想上的归因确是主动发生的。人总有这样一种特点，当事情发生时，更习惯先去寻找原因，而非去解决问题。近代的中国也是如此，当被裹挟在历史的浪潮中时，历史中的人，那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为了生存下去，习惯性地为自身乃至民族的命运归因，当那些率先接触西方社会的人们心中的“朝贡体系”被打破的时刻，整个民族的气质就被拖曳着发生了转变。我认可雅克所说的——一百年的片段无法改变其“文明国家”的灵魂——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是无法割裂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质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并且还将继续转变，在数十年后，或许会达到一个新的更成熟的平衡。这未必是坏事。

雅克对中国人心内“朝贡体系”的诠释让我心有戚戚焉，他的书名用了这样一个词——rule，究竟怎样的行动才称得上“rule”？历史上哪些国家在什么时候算得上是“rule the world”？拉美西斯王朝将尼罗河三角洲的故事变成史诗，那埃及有没“rule the world”；雅典的城邦制度在两千多年后被认定为民主的先驱（当然这仅是单方面的，在我看来挺有一厢情愿之嫌），雅典算不算；罗马帝国的统治宣告权威战胜民主，罗马是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曾有八方来朝，于是中国也

不能不算在内；文艺复兴的欧洲，日不落帝国，二十世纪后的美国…...谁真正曾经“rule the world”，哪一种文化真正重新架构了世界？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雅克所言，中国的大国地位会使世界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这一点我始终有所怀疑。世界是暴力和强权的，而历史总在不断重复，工业革命、鸦片战争、血汗工厂、一战、二战……哪一个列强的崛起不是靠原始的资本积累。而现在，强国依然是那些一百多年前发动战争的列强们，只是排座顺序变了下，也没见风水轮流转。中国和印度花了几十年，拼命发展了那么久才有了点点结果，抢人金库之立竿见影是劳动致富几十年也望尘莫及的。每一段过去和未来都是相连的，当代中国人的混乱迷茫不会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我看来，庄子的这句话，是一句最中国化的探讨如何料理自身精神世界与外在价值的话——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文/墙里千秋
编/Jacinta Hazard k

断裂的村庄

文/王方依

编/种子与 stomachake k



从右至左，地图上的一条斜线，划过小半个中国，便是我回家的路，理论上。现实中，中国的火车是怎样拐出的九曲连环，我真的不懂。

车窗外，早已不知途经何地，我看到大片大片枯黄的草坡，衰败的不知名的树，斑驳的土墙，几近倾颓的房屋（却真真切切的是那么一家人避雨的温馨的居所）以及那些等待过冬的农田。

这里不是那里。那里代表了那个飞速发展的中国，这里只有失落的文明，破碎的村庄，迷惘的农人。“在你的祖国，你却是个陌生人。”这里，就这样默默地站立，站立在祖国的繁华之外，任时间静静流过，等待不知何时会来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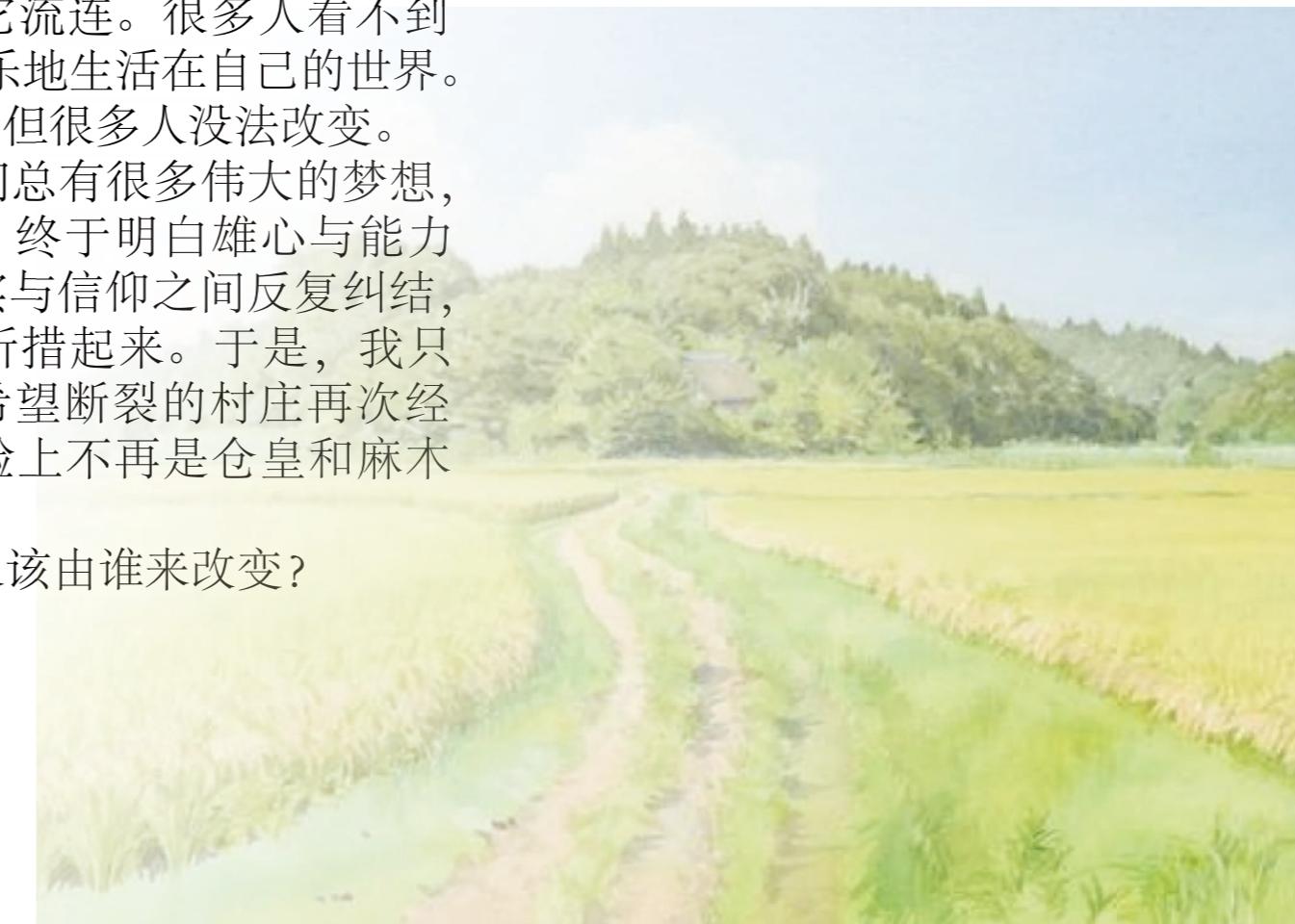
他们说，中国已经实现了温饱，迈进了小康，他们说，中国已经国富民强。而村庄，依旧罩着她破烂的衣衫，与祖国的大部分土地断裂开来。她的孩子们，每天两餐，白米饭混着黄包菜，因寒冷

而发抖，脚上的破鞋露出红肿的趾头。于是，我又莫名地念叨起那句“野菊花被风追赶，好像一群绝望的人，走到穷途末路。”

贫穷奔跑在中国的大地上，漠河—腾冲线以西让它流连。很多人看不到它，因为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很多人看到它，但很多人没法改变。

年轻的我们总有很多伟大的梦想，只是岁月流转，终于明白雄心与能力的差距。在现实与信仰之间反复纠结，我也终于不知所措起来。于是，我只有默默祈祷，希望断裂的村庄再次经过我眼前时，脸上不再是仓皇和麻木的表情。

而这些，又该由谁来改变？





文/万海

编辑/Jacinta 九九 k

看！那些火花那些光

烟火，流星
静谧之中缓缓喷涌
河边的树影
矗立的交通信号灯
橘色的寒冷的大街
清澈寒夜
作为背景陪衬
凝固成玻璃
又在反光的表面，流淌而下
缓缓滑落，滑落
耀眼而清冽
而不绝

像你浮起在我心上
却难以申说

在所有的光亮中
我最爱你



昨天已渐渐远去
记忆里
一张张年轻的脸
温暖着迷离的碎片

我写满沧桑的容颜
已追不上你远驶的列车

远方的驿站
演绎着醉人的五光十色
新年的钟声里
腊梅在纷飞的大雪中
绽放笑脸

站台上
我渐渐变成
一个质点

文/深海
编/未名 sly k



云 无处看云

文/陈稚圭
编/魏晋 费贤 k
图/celinemeisser

军训的地方很好，正西方是一片绵延的青山；食堂有很大的玻璃窗，于是吃饭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夕阳。

这里有大片的蓝天，正是北方秋季的天空，高远通透；军训那几天又常是晴天，蓝天匀净得让人心喜，于是就会看见，一轮圆而亮的太阳，在西边的天上慢慢地往下坠，往下坠，像果实成熟一样逐渐变红，变得饱满；再慢慢地贴近那看上去矮而安详的山，慢慢地沉到山背后去。太阳看不见了，天还是红彤彤的一大片。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山的影子里了。

听说从我们这里到山脚下要走一天，这是很远的一段路。山虽然不能动，可是清晨傍晚的时候，日升日落的时候，它可以把影子伸展到很远的地方，或许也能感受到远处的土地、植物、人和流水。听上去是一个很好的慰藉。

但是这里不太能看见云，因此也就没有了教人目眩的晚霞，想一想不免有些可惜。初中的时候，学校在长江以南的郊区，校园在一处小山上，教学楼面着西边儿，背后是长江；因为高，往远处就能看见一层



无处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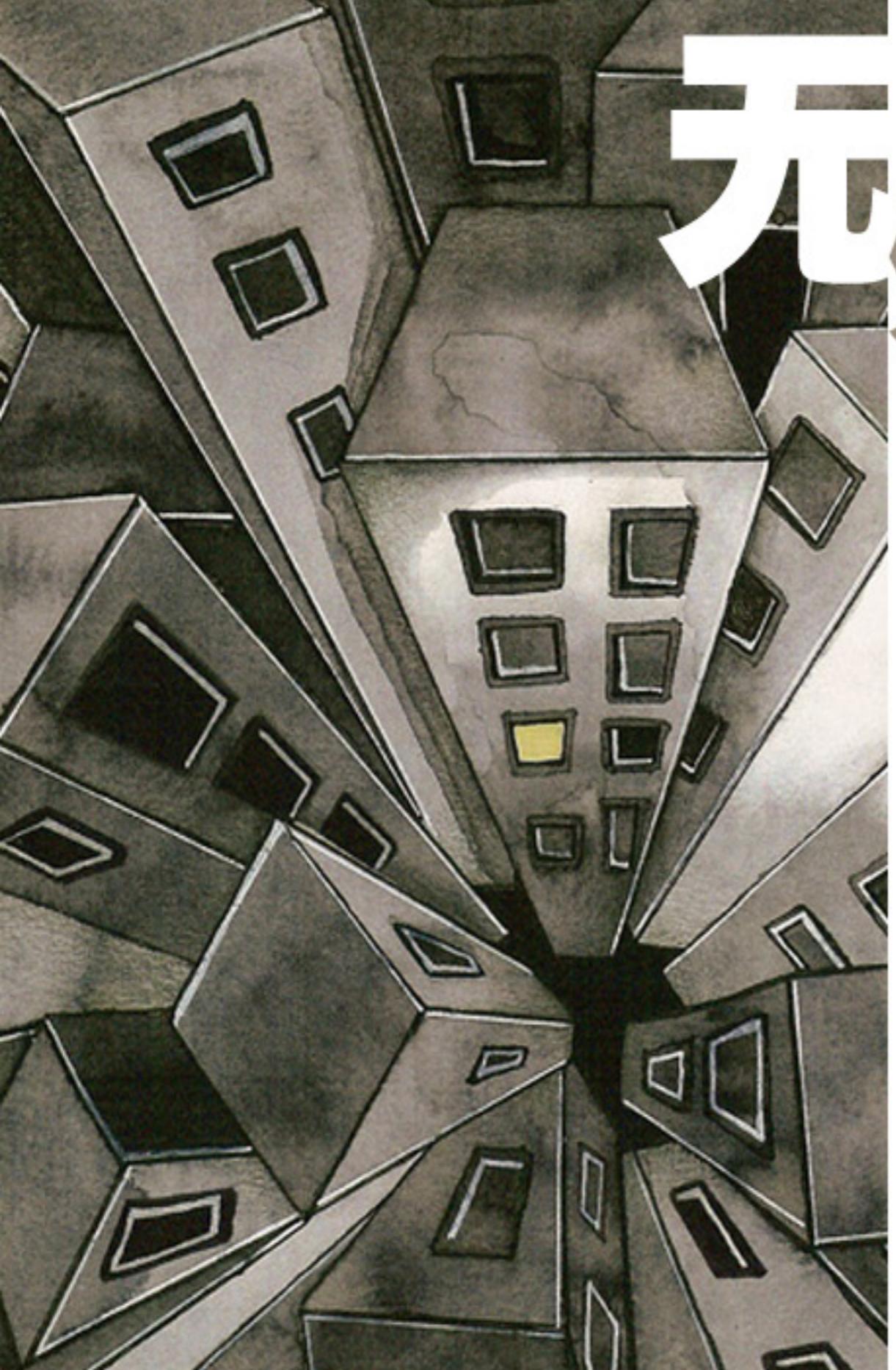
文/陈稚圭
编/魏晋 费贤 K
图/celinemeisser

一层、从深到浅的山，是青蓝色的，有着或浓或淡的山岚。夕阳西下的时候有极好的景色，满目阔大的天空，变化万千莫可名状的晚霞。若是躺在操场上，仰望着头顶的天，眼中无余物，只有一大片若近若远的天空，深蓝浅蓝葡萄紫胭脂红……到满天星子。

日后就很爱看云。

高中到了市内，逼仄了些，没有了那样自然天成的风光，但也是个好所在，青松翠竹流水回廊。没有初中那样闲了，然而写着字偶尔抬头看看窗外，或者自习课去办公室抱作业时抬头望望天空，就会有那么一会儿移不开眼。有时能碰上很好的天气，有很奇特的云，伴着阳光，让人心中生出很多念头，却也莫名的安宁。视野的上半和下半仿佛是两个世界，但还是很和谐的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云上之城的所在呢，会不会有居住于彼方的生灵呢，我会往上望他们的话，他们会不会也往下望我们呢。像这样的问题不必有答案。

现在我已经离开那些地方了。来了新地方，很



无处看云

文/陈稚圭
编/魏晋 费贤 k
图/celinemeisser

少再能看见以前那样的云。天空常是白蒙蒙的一块，晴好时天高云淡，一两条稀薄的云，有它的意趣，只是与前不同。

何以非要觉得“与前不同”呢……我想这大概是思乡。以前从未离家，见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或者“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样的句子，似懂非懂，好像大概能体会，却不能真切。人生在世不称意的事情够多了，如果可以选择，就不必在这样的地方与自己过不去了吧。我这样想。

于是看北京的风物，便努力地找它的好。譬如那山，那慢条斯理的太阳，那红彤彤的天。又譬如各色斑斓的月季，款款摆摆的柳树，譬如长天下通透的阳光，譬如黄落的叶子。然后这时就会想起《故都的秋》之中的句子，黄酒与白干，白粥与馍馍，黄犬与骆驼。当时老师讲这篇课文，说这几句的意思，是偏爱北方之秋的意思，因为黄酒不如白干味厚，白粥不如馍馍实在，黄犬不如骆驼壮大。我不解，只觉得不是这样，各有其好、彼此不同而已，不觉有高下；犹如有人爱吃苹果有人爱吃橘子，便是喜欢苹果的人如

无处看云

文/陈稚圭
编/魏晋 费贤 k
图/celinemeisser



何说苹果好，苹果究竟没有橘子的味道。现在到了“故都”，真应了当时的想法，只是地方反了一反。便是故都的秋如此这般的好吧，清晨长江上碧水生烟，高唐云雾里橘子朱红，远处层山侧雾霭缭绕，香樟浓绿天淡蓝云嫩白的样子，这里是是没有的。

心里与自己说，总有一日会却望并州是故乡，也念春有百花秋有月，想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又有什么不好呢。那远方的小小一块虽总要时不时于梦中露出一角影子，但事情一多，转身也就忘了。

这乡思落到了我家，似乎也并未那般摧心摧肝。只是有那么一会儿，偶尔那么一会儿，一阵恍然，想，去哪里看云呢。抬头看看，只有蓝而空的一片了。

最合法的 de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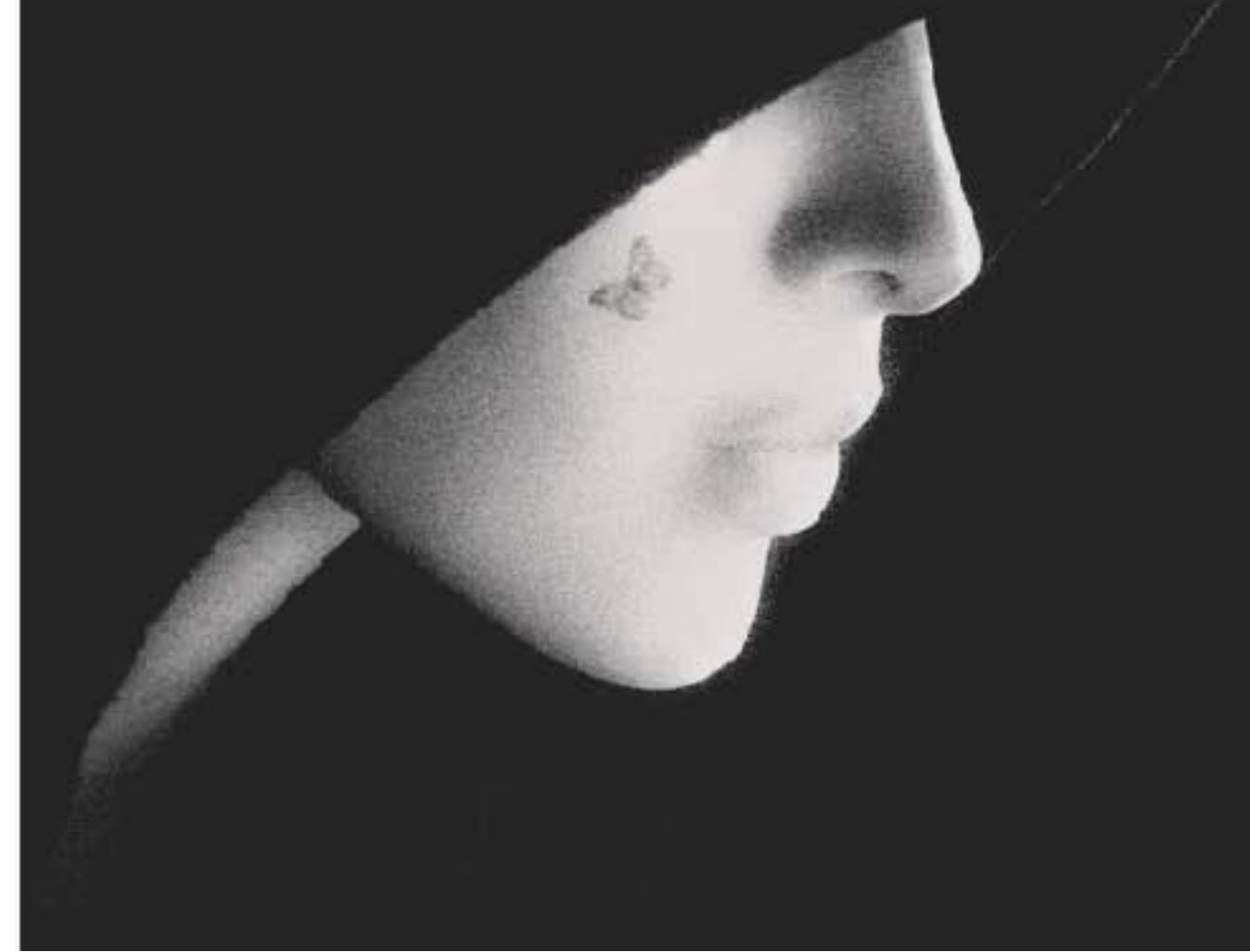
“本人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在校遵守校规，文明守纪，在社会遵纪守法，爱护公物，诚实守信，牢记八荣八耻。在班集体里，积极与老师同学水乳交融，团结合作，为班集体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学习上，刻苦钻研，严于律己，遇到问题不耻下问，积极解决同学困难，学习成绩优异。在校园生活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文体活动，在学校各大比赛活动中具有良好表现，为学校校园文化构建奉献自己的力量。正努力成为德智美体劳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高的新一代学生。”

人类有时就像根正苗红的条形码，学生时代我们就把自己的生活简化成五道杠贴在了一张张嘉奖申请表上。好像是克隆人的时代，一样的对社会奋不顾身，一样的对学习忠贞不渝，一样的与社会主义事业肝胆相照，一张张表上是不同人同样的脱水青春，虽然知道这样的青春没什么观众，但我们还是会规矩地拿着黑炭笔琢磨语序弄匀每一笔墨水，也许是小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戴着这人畜无害的微笑，与生活相敬如宾，在自己的江湖里忧伤风花雪月，在人肉森林里撰写没点击率的自传。

人说，别提怀念，一提怀念，你就老了。人的思想就是霸道的时光机，不理睬你的状态，一下子就送你回到某个时代。我们在生活的旋转门里蹉跎，一会儿觉得曾经的自己太傻气，一会儿觉得未来的自己太凶险。你听到旁边度化你的声音说——“会幸福的，会幸福的。”于是你拼命向前跑，不愿落俗套变成条形码，不想让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不想让你这场青春的观众对剧情太失望。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这些声音并不是来自于预言家，最好的结果会不会被最坏的结果取代。你有没有发现，人其实很贪心，在用“我只是想要”牵扯出远比不得它朴素的梦，好像是条条爽利简单宽泛，却把幸福的条件圈定得死死的。那一次的算命逼出了我对生活的所有索求。什么且陶陶，乐尽天真，自己还是世俗的一份子过着不够诗意的生活。那些赤裸裸的梦摆在自己眼前，如果告诉自己，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办不到，都得不到，你要如何面对

文/林静
编/种子与九九 k



最合法的 表情

文/林静
编/种子与九九 k

被玄术屠戮得狼藉的欲望草原。有时候真理就是被人安排在这个世界和谐运动的，所以我们的命运守恒定律会不会实现，就看自己是愿意受骗于此刻，还是受骗一辈子。告诉自己就算忙碌一生终成空，也要先让自己达到“忙碌”的状态，星火燎原是我可以坚持的最后姿态。我只是想要，不成空。

到底什么是最合法的表情。微笑的，哭泣的，生气的，忧郁的，或者是每个人都想做最特别的表情。女生说，其实我有双重性格，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男生说，其实我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我跟他们不一样”，以为是最特别，当我们转身看看周围，所有的不一样都是相同的表情，朝着生活渴望被温柔相待，神也很忙。我们鄙斥古者人生的脱水，屈原永远跟投河爱国联系，很少在意小时候的他是否帮老太背过一趟米，项羽风萧萧兮易水寒自刎江边，没有人探求他死前的本能挣扎，把一位一位古人逐渐熨烫成人物，像标本一样陈列在我们的素材库里，浩浩一生只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未来的我们可能连关键词都没有，变成了人民里的一员，变成了仰望星空的大队一员，变成“们”里的一员。

普通人，远离喜怒情仇，靠近柴米油盐，戴着最合法的表情，隐藏好自己的心，究竟最后有多少人能把握住自己的火柴天堂最后星火燎原？我跟朋友聊过，我们的将来，也许只是找了本市的工作，在合法的年龄建立了合法的家庭，结婚生子，工作迁降，白头至老，我们的一生在这些词组里慢悠悠踱过。不可能有那么多跌宕的冒险，最后疲惫成了倒在家里沙发上的一双眯眼。这样的生活被曾经年轻的我们所不齿，情节不丰富，剧情不紧凑，故事不刺激，我们居然做了小时候被问的所有未来规划里从未提起过的一—普通人。这样的普通人，会哀怨自己的倔强没人懂，会感伤他人的不敢靠近，但所有情绪都碾碎在遥遥之途里。那埋伏在心底的小兽让我们趋利避害，更好地保护自己，故作潇洒孑然而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的事。曾经觉得凑合的未来，都成了自己呼吸与共的生活。



最合法 de 表情

文/林静
编/种子与九九 k

小人物的生活，没有镜头抓拍，没有评师解析神情含义，我们寒碜着做自己的导演，站在幼儿园门口跟其他家长挤推着寻找自己孩子的身影，在油渍洗刷里回头一望令人安心的书房灯光，一笔一划度量着这个月所有微巨的开支，听到门铃整整衣服开门迎接远方的亲戚然后笑叨一晚上，盖上被子前看看电脑前依然工作的身影然后闭上双眼。是的我说过我要做大人物，但我也说过我要拯救地球。

当回头看我们的人生自传，小人物的故事里总有大人物的传奇无法囊括的疙瘩犄角，沾了点泪咸味，喷了点花露水。原来我们效忠到死的，是心中那迟暮的野兽，它生吞了我们最蓬勃的热情，丢给了我们一个温情的世界。



文/未名
编/Jacinta Stomacake k

光明

——绝望是唯一主题

01.

我推着残破不堪的摩托车走过光明路。形容这条街最恰当的词语是“逼仄”，狭窄的道路把两边凌乱的灯光紧贴在一起，拼命弄出一副万家灯火辉煌的和景象象。

在这座城市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这是相当有伤风化的一条街。曾经这座小城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这条街封闭过一阵，现在创建成功了，于是道路两边各色洗头店啊旅馆啊什么的又都在暗暗灯光下重新开始光明正大的营业。

我面无表情的推着摩托游走，内心凄凉。一个身姿妩媚的女郎叫住我，“帅哥，要不要来过一夜。”

我转过头木木地看了她一会儿，我说，对不起，我是一名党员。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甩出这样一句话。

02.

我现年不到三十，在这座城市的信访局当副科长，虽然现在已经好久没去上过班。曾经我每天的工作除了喝茶看报陪人喝酒之外就是等待已经56岁高龄的科长赶快退休，当然他突然来一场大病或者车祸什么的会更好。年轻是要奋斗的，可惜我的奋斗注定是等待。

如果是在别的部门还好，作为副科长已经有很多的油水可捞，可惜我们这里是信访局，也就意味着我们接待的对象不是光辉的上级领导而是蒙冤的普通百姓，所以科长以下，分文难有。我很清楚这场宿命一般的等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了科长我就可以赚很多的银子，赚很多银子之后我就可以娶很多套房子并且买很多位娘子。

我的工作使我见到了我们美好的国度里各种的残忍和不公，起初我对那些困苦的弱者也带有怜悯，只是在一个对权利与金钱疯狂追逐的环

境中这一些微不足道的爱莫能助也逐渐退变为冷漠。

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对政府的指责和谩骂，无数自以为民主的进步人士不停高喊着“改变体制改变体制”，虽然他们其中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体制。我没有爱这个制度，但也没有恨它。我只是在和它做一笔冷血而又无聊的交易，用我的青春来去跟它换生活，仅此而已。

03.

我曾经有一位女朋友，叫小青。我们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那时大江南北都在听一个叫周杰伦的台湾人的歌，什么哼哼哈兮哼哼哈兮的乱叫，我也没有例外。

有一次小青问我，你知道周杰伦在所有专辑中唱出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吗？

我想了想说，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是《可爱女人》吧，第一句歌词是“想要有直升机先要和你飞到宇宙去”，那就是“想”啦。

小青说，不对，他在整首歌开始之前还叫了一声“哦”。

当时我发现这个女孩子还真有点可爱，于是没过多久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年潦倒的大学时光，然后居然没想到我考上了公务员进了信访局，然后又没有想到因为被我劝说过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回家种田不再闹事我又成了副科长。那时候我们在街边的烧烤摊买了很多啤酒，在烟熏雾绕之中举杯相庆酩酊大醉。那是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时候以为光明的未来沿着脚下这条坦途很快就能到达。

只是没有想到脚下这条所谓的坦途充斥着那么多的空虚、残酷和贪婪，在所谓的光明降临之前我已厌倦。

04.

为了寻找一点点的刺激，我托我最好的哥们嘉毅帮我挑了一辆重型摩托车。

嘉毅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记得毕业前的那一晚，全班集体喝醉，我们互相抱在一起大声喊，苟富贵，勿相忘。苟富贵，勿相忘。

我们班上有很多富二代官二代，毕业之后有直接出国的，有接替他爸工厂的，也有整天在家闲着没事儿玩女人的。大家富贵了之后，都渐失联络。只剩下我和嘉毅没有富贵，所以我们一直还都没有相忘。

后来自想毕业前那一晚，可能并非是全班都醉了。只是因为我醉了，所以看其他每一个脸庞都是醉的。

在去年夏天我拥有了心爱的摩托车之后，我第一个打电话给小青，约她出来兜风。

像很多故事一样，悲剧总会选择在开心快乐的时刻降临。我们在摩托上说着笑着就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大卡车。

整个人飞起在半空的时候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之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05.

醒来时候我已经躺在病床上，很庆幸我的四肢什么的都还很健全，据医生说只是脑部稍微受了些冲击。更为惊喜的是听说小青在这么大的事故中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已经出院了。

我躺在病床上想小青没过多久一定会来看我，可是很多天过去她并没有出现。

又过了几天之后我在病床上见到了小青的妈妈。在询问了几句我的伤势之后，小青的妈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孩子啊，你知不知道你让我们全家都很没有安全感。”

我急忙满脸堆笑赔不是说，“阿姨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小青的妈妈叹一口气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的工作。谁家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女儿嫁个有钱人啊，干你这行吧，大家都心知肚明，钱肯定是能赚不少，但是……这个风险也太大了，我们可都不想让小青以后跟着你担惊受怕……”

听着听着我就傻了。

没过多久我见到了小青。我对她说，你说实话，你妈妈说的话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both。

我说，哦。

06.

在我还没来得及伤怀的时候，我就又在病床上收到了另一个消息。老科长真的生了一场大病提前退休，只是像很多前苏联小说的情节一样，接替他的不是我，是一个比我还要年轻两岁的副市长的儿子。

我呆呆望着病床上方的天花板，大脑空空。或许这个结果是我早该想到的。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混的，不可能有所谓的公正。大家都这样。我也是一样。

不多久我就出院了。那时候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大片大片的树叶开始落下来，正是这个北方小城一年四季中最美丽的时候。

在这场车祸中我失去的除了小青，还有我新买的摩托车。

我推着残破不堪的车子去找嘉毅，车头被撞得血肉模糊，两个后视镜全都找不到了。

嘉毅看了许久，说，很难再修了。车头的事还算小，主要是发动机已经被撞坏了，这种型号的发动机很难安装，即使装上去也保不了还能不能开。

07.

回到家我发现自已得了一种怪病，我不知道是不是是那场车祸遗留下来的。我极度的嗜睡，每天至少要睡 16 个小时才能醒过来，而且尝试了各种能够唤醒我的方法但是都不管用。

我无法再去上班了。在有限的醒着的时间里，我去了很多家医院，用了很多种药，没有什么能治。

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要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想一定会有一天，我会一觉睡下去再也醒不过来。

在漫长的睡眠的时间里，我梦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只是从来没有梦到过毕业之后的事。

我时常梦见一个人，不是小青也不是嘉毅，甚至连他的名字我都已经记不得了。

他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他高考完去了香港的什么中文大学。原本挺热爱祖国挺听话的一个孩子，过了一年之后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了个样子，对新闻上的各种事件强烈不满，张口闭口都是在说，要改变，要民主等等。

原本我们都很纳闷，为什么学中文要跑到香港，后来我们推测，原

来他学的专业不是中文，很有可能是政治。

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和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他又变了，他很悲伤的说，他不再要什么民主自由了。“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拥有什么样的统治。大陆的人民没有品德，素质太差，给他们民主什么的也都没用。顽固不化。”

我问他，那你认为要怎么办呢？

他很装逼的回答，“我现在已经不过问政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梦到他，记得那个电话最后他很绝望的对我说，国家已经无药可救了。

而当时的我正在努力考国家公务员。

转眼就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08.

我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只是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一定要把那辆摩托车修好。

我推着它在傍晚的城市游走，我找不到人能修理它。万家灯火交织出整座城市的温暖，而我只是在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在街上睡去。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有和谐路、关爱路、文明路、清廉路、环保路……

记得几个月前的报纸，有一位老奶奶在关爱路上犯病摔倒了，没有人扶……

走着走着，我就来到了光明路。

这是很逼仄的一条路。在这座城市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这是相当有伤风化的一条街。只是后来成功创建上了全国文明城市，这条街两边的店铺又都重新开始营业。

我推着残破不堪的摩托车在街上游走。很多店铺外都站着一两位衣着单薄的女郎。

我突然想，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无非也就是这样：一个我，一辆破得不能再发动的摩托车，和一条满是妓女还叫做光明的街。

而我突然之间又想到了那位高中同学说过的四个字——无药可救。我想都是如此吧，至少我是如此，我的摩托车是如此，我们的国家……

一个身姿妩媚的女郎突然叫住我，“帅哥，要不要来过一夜。”

我转过头木木地看了她一会儿，内心凄凉。我说，“对不起，我是一名党员。”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甩出这样一句话。

那女子冷冷看了我两眼，嘴角轻轻往上一瞥说，“党员啊，八折优惠。”



受难

我的见证



1 | 2

1.余杰
2.钱理群

文/孙宇晨
编/cinsue
未名
hazard



余杰师兄横遭非人迫害 (<http://farxian.com/g/39767#8>) 这件事情，全北大的人都转过脸去，其实我觉得并无可厚非。毕竟如今之北大与当今残忍残酷之社会并无区别，攀附权贵，蔑视正义，任何校友若是无权无势，横遭迫害，恐怕在北大看来是连一条狗死在街上都不如的事情吧，毕竟一条猫狗死了，还能引起周边人的议论，引来几声无言的叹息吧。

但我还是打算不合时宜地说说这件事，说说我的见证，各位也可权当是消散在空气中的叹息。

余杰可能被边缘化的太久，以至于很多后来的北大中文人都不太了解他了。他当年靠火与冰爆得大名之时，我们还在读小学，这本被称为许多人思想启蒙火种的读物，我本人也是高中才接触到。当时我读到这部书，如同在极度枯燥与无趣的应试教育暗夜中点燃了自由与理想的火种，顺着这本书，思想的烈焰如星星之火，燃烧在知识的原野中，我接触到鲁迅，接触到了胡适，接触到钱理群，接触到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当时在我年幼无知的眼中，北大可能是一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好学校吧，便尽其所能，拼尽全力，希望进入这座神圣的思想殿堂。

但是当时的我是如何无知与可笑啊。当余杰被这代人在这个毁灭鲁迅驱逐鲁迅的年代接触到鲁迅，本来就是天真可笑；当钱理群老师在这个束缚自由嘲弄自由的年代里重申自由，本来就是罪大恶极；在这个藐视理想践踏理想的年代发现理想，本来就是一桩冷笑话。我小学还没毕业，余杰毕业在现代文学馆工作仅一天就被解职，钱理群老师也在1999年就被北大日益打压，剥夺公开演讲的权利，更与此后的2002年被北大提前退休。当我于2007年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斯人已逝，唯留空影。

我还记得08年，我有幸在海淀周边的一个演讲厅内碰到钱理群老师，当然这个场所不可能在北大，北大早已不愿也不屑于去容纳这种异见者与思想者，北大清华更愿意去板着指头算九常委，中央委员里有几个北大清华，所



谓的理想，自由，坚守，在北大看来不过是早该扔掉的包袱与原罪，就像很多同学说的，所谓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不过是媒体强加在北大的标签罢了。

当时见到钱理群老师时，他已经被剥夺在北大公开演讲权利九年了，伊人迟暮，令人心酸。演讲当场，有人谈起余杰，当时余杰师兄已然是敏感词，仅谈起他的名字，就足以使在场的人浑身不自在。钱理群老师当时说，“由于余杰被边缘化打压许久，我都不太了解他的近况了，他现在很多观点也许我不赞同，但是一个思想者自由言说与表达的尊严与权利是永远都不能践踏的。余杰被打压本身，就是北大表面光鲜的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耻辱。”

当时钱理群老师说出这种话，在很多人看来明显是言重了，我都能感觉到现场一些北大同学的不以为然。一百一十年校庆多光鲜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现场，胡总书记寄语北大，清华校长恭维北大是世界一流，各校朝圣，俨然武林盟主，岂能为一两个思想偏激的异见分子所打断与破坏呢。当时林毅夫说了一句北大还没有完成110年前的建校使命，都让很多人不舒服，更何况钱理群老师这种所谓耻辱与批判，幸好钱理群老师这种话早已没可能传递出去破坏大好的安定团结局面，只有一两个微不足道的学生永远记在心里罢了。

时间过得很快，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交换，那时候刚好陈平原与夏晓虹老师也在。一日有幸共进晚餐，大家言谈欢笑之余，我一下子没忍

住，问了陈老师与夏老师余杰的事。当时我将这句话说出去，余杰两个字在空气中似乎轻轻爆破了一下，便足以使整个饭局上的欢乐气氛凝固而破裂，周边的北大同学都感觉到我似乎再次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大家脸色都变得有些尴尬与不自然。我当时真的很遗憾自己变成了饭局杀手，我一向是乖巧之人，不愿在这种场合讨系主任的不愉快。正在我忐忑之时，夏老师回答了我。我永远都记得夏晓虹老师的回答，她告诉我，“我永远都为有余杰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夏老师的这番回答，让我感到了北大光鲜表面的另一种暗流汹涌，让我感到了北大拿着麦克风貌似信心满满领导背后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公道自在人心，不论你把不义渲染得多么光明正大，它终究是不义；无论你把谎言巧舌如簧的重复多少遍，它终究是谎言；无论你将迫害粉饰的多么理所应当，它终究是迫害。

但是正如沉默大多数的隐忍与坚守并不能改变普罗米修斯与耶稣的受难，转眼2010年，余杰与小波，这终将被中国历史所铭记的人，也无法躲过命运暴虐的毒箭，只因他们挺身反抗人类无涯的苦难。

“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说：“你的两只手写了许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

当我读到余杰去国声明中的如下文字时，我不禁对我生活的国家与土地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悲悯，这是一片人的

土地，还是禽兽的国度。这残忍与非人道的迫害，就扎扎实实发生在我热爱的土地之上，这灭绝人性的殴打与践踏，就真真切切发生于我身处的国家之中，这对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公然而邪恶的践踏与羞辱，就扎实实地烙在每个自由人与平凡人的心中。

我无意夸大余杰所受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这片国家与土地承受的苦难太过剧烈，早已让人产生了一种深刻的麻木感与无力感。我们都是凡人肉身，不愿也不会去独立承受一个民族与国家的苦难，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太过沉重，我唯有像当年读到余杰充满烈火的文字一样，永远铭记在这个维稳却动荡的年代的受难者，将他们的苦难折叠与保存，让这些先行者知道，他们的受难并不是湮灭于空气的叹息，刑场前欢呼雀跃的民众也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

百年前，十二月党人流放于蛮荒的西伯利亚原野，耳畔只有狼群的哀嚎与寂静残暴的寒风，最终死得无依无靠，一干二净。但他们不卑不亢高贵的受难最终重铸了民族的灵魂，启迪了人民心中的火焰，他们跌入湖底激不起半点涟漪的沉重苦难，却成为湖底暗流汹涌的精神本源。无限的苦难永远不能摧毁一个民族的命运，只要这个民族自始至终有人见证。

受难，我见证。

2012年1月19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先是想写给北大中文系的人看，起因是看到孔庆东发表了一条余杰的状态，感慨万千，想到左右之争，原有人性，北大中文系内部的观点论争，永远不影响校友的情谊与声援，后来写着写着，感到这不仅是北大的苦难与耻辱，更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与耻辱，情之所至，也不打算修改，大家就权且看看吧。

钱理群老师强制退休与剥夺演讲权利一事，请详细参照《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 知我者謂我心憂》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91385.html>) 一书，这本书仔细观察与思考了北大与中国十年以来的沦陷与堕落，是一本与北大中国所谓官方历史可以对照而读的良史。

Time Rewinds

时光倒流

文/Jacinta

编/魏晋 Stomacake k

时间是这样一种浩大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实体的物质，却和我们无声息地共同存在。我们站在时间的某一个驻点，回首过去或眺望未来，你以为自己停下了，却不知正坐在一条行驶在湍急河上的船上，被不自觉地推向前方，你知晓河的名字却无从摆脱。那些无法计算的时光被一寸寸镌刻在每一种生命的纹理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们说白驹过隙、岁月如梭、光阴荏苒、一日三秋，用以形容时间的飞速。也正因时间的无情，才徒惹凡尘中的我们唏嘘叹惋。假若时光可以倒流，人生的轨迹将有怎样的变幻呢？

看过那篇著名的《返老还童》，写的是一个人生下来就七十岁，生命以倒计时的形式流逝，五十创业，四十有成，三十才俊，二十风光无限，胸膛内的心脏始终苍老斑驳，最终以婴孩的姿态蜷缩着离开人间。这样的故事充满宗教和哲学意味。以倒行方式体察这人生，生命如沙漏落下的沙，空荡荡的玻璃器皿里，最终屈指可数的沙粒是剩下的岁月。如果这样，是不是会教会人珍惜一些？不再匆匆忙忙出门而是微笑着与家人道别，不再深夜仍然忙碌而是躺回温暖的被窝与爱人共眠，不再双休日加班而是牵起孩子的手去看朝阳看大海看落日。有时我们汲汲于名、碌碌于利，以爱之名，却反而因此废弃了爱。如果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会希望前往世界的每一角落，喧闹的都市、静谧的郊外，普罗旺斯的花田，威尼斯的海，巴黎的衣香鬓影，布拉格的彩绘玻璃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酒吧，太多太多留恋处，将它们留住照片抑或文字，做某种“来过活过爱过”的证明，这一切才算是珍惜吧，这一切才算是不枉人世走一遭吧？

读过一篇日本作家的小说《伤离别》，写的是对情侣，女孩忽然患上“时光倒流”症，自风姿曼妙的二十年华退回十几岁的少女模样，又回到天真懵懂的小女孩，最后死在爱人的臂弯里。有时我们期望时光倒流，以改变某个不如意的结局，可是当真能倒流时，又真能美好吗？会不会也引向这样



一个痛楚的结局呢？

可当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当得知生命即将终结时，也许反而过得更加充实且充满爱与慈悲，裕子和悟，如若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不过是柴米油盐一生，或许迫于父母压力分开，而不会令时间将爱推向永恒。一段段揪心曲折、得而复失之后，最终得到的是悲伤，但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圆满吧。

有一段书评，谨摘录在此：

“爱情正因各种缺陷而美妙
因太多得不到而牵动心肠
因路途艰辛而令人苦苦难忘
爱情就是看爱人老去却坚信她是返老还童
并终会以另种形式回归人间

爱情就是相信
相信来生会与爱人的再次相遇 而甘愿死去又
再生

爱情就是美丽中夹杂着无以言说的悲凉
为那牵动心肠痛彻心扉
为那永无圆满誓死难忘

爱情就是自以为是的心灵相通
刻意制造的不期而遇却深信不疑那就是天意
爱情就是明知彼此再努力结局依然是死
却依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也是关于时间的故事。男主人公游离在正常时间轨迹之外，可以随意跳转时空。于是他可以看见六岁的未婚妻，与二十三岁的她结婚，再次遇到八十二岁垂垂老矣的她，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一再努力溯游而上追寻她的踪迹，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爱，一直是汪洋苦海中指航的明灯，是高空钢索步行者身下的安全网，是我怪诞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唯一的信任。”

当坐着摇椅慢慢摇、为彼此数白发看夕阳成为奢望，他与她依旧牵挂，他追逐不休，她守候终年。在时间的洪流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卑微的。但人们在面对这种自己无法掌控的宏大时，唯一能不被湮灭的就是情感。如亨利所说，时间没什么了不起的。

关于感触颇多的时间，我终是忍不住想最后写点什么：

关于时间

时间是一条花纹繁复的毛毯
织进层层叠叠的欢喜与哀伤
织进昨日的你，今日的我，明日的我们

时间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铜炉
燃起袅袅渺渺的青烟与残香
燃起往昔的愁，今朝的酒，来年的醉

时间是一座厚实精确的大钟
敲着叮叮当当的钟声与余响
敲着别离的忧，相逢的喜，未知的相守

时间是一条河，奔流着远去
我们只是行驶的船只，有各自的航向
偶尔停驻在同一港口，却又不得不在下一个时辰起航

时间是一列火车，急驶着向前
我们只是陌生的旅客，有各自的车站
偶尔同坐在靠窗位置，却又不得不在下一个地点离开

时间是白天与黑夜，黎明与黄昏
时间是剥落的墙壁，飘落的花瓣
时间是亿万光年之外星球上的一粒微尘

时间是你与我，永不、永不回头



Time Rewinds

时光倒流

文/Jacinta

编/魏晋 Stomacake k

刻意制造的不期而遇却深信不疑那就是天意
爱情就是明知彼此再努力结局依然是死
却依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也是关于时间的故事。男主人公游离在正常时间轨迹之外，可以随意跳转时空。于是他可以看见六岁的未婚妻，与二十三岁的她结婚，再次遇到八十二岁垂垂老矣的她，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一再努力溯游而上追寻她的踪迹，他说：“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爱，一直是汪洋苦海中指航的明灯，是高空钢索步行者身下的安全网，是我怪诞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唯一的信任。”

当坐着摇椅慢慢摇、为彼此数白发看夕阳成为奢望，他与她依旧牵挂，他追逐不休，她守候终年。在时间的洪流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卑微的。但人们在面对这种自己无法掌控的宏大时，唯一能不被湮灭的就是情感。如亨利所说，时间没什么了不起的。

关于感触颇多的时间，我终是忍不住想最后写点什么：

关于时间

时间是一条花纹繁复的毛毯
织进层层叠叠的欢喜与哀伤
织进昨日的你，今日的我，明日的我们



Time Rewinds

时光倒流

文/Jacinta

编/魏晋 Stomacake k

时间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铜炉
燃起袅袅渺渺的青烟与残香
燃起往昔的愁，今朝的酒，来年的醉

时间是一座厚实精确的大钟
敲着叮叮当当的钟声与余响
敲着别离的忧，相逢的喜，未知的相守

时间是一条河，奔流着远去
我们只是行驶的船只，有各自的航向
偶尔停驻在同一港口，却又不得不在下一个时辰起航

时间是一列火车，急驶着向前
我们只是陌生的旅客，有各自的车站
偶尔同坐在靠窗位置，却又不得不在下一个地点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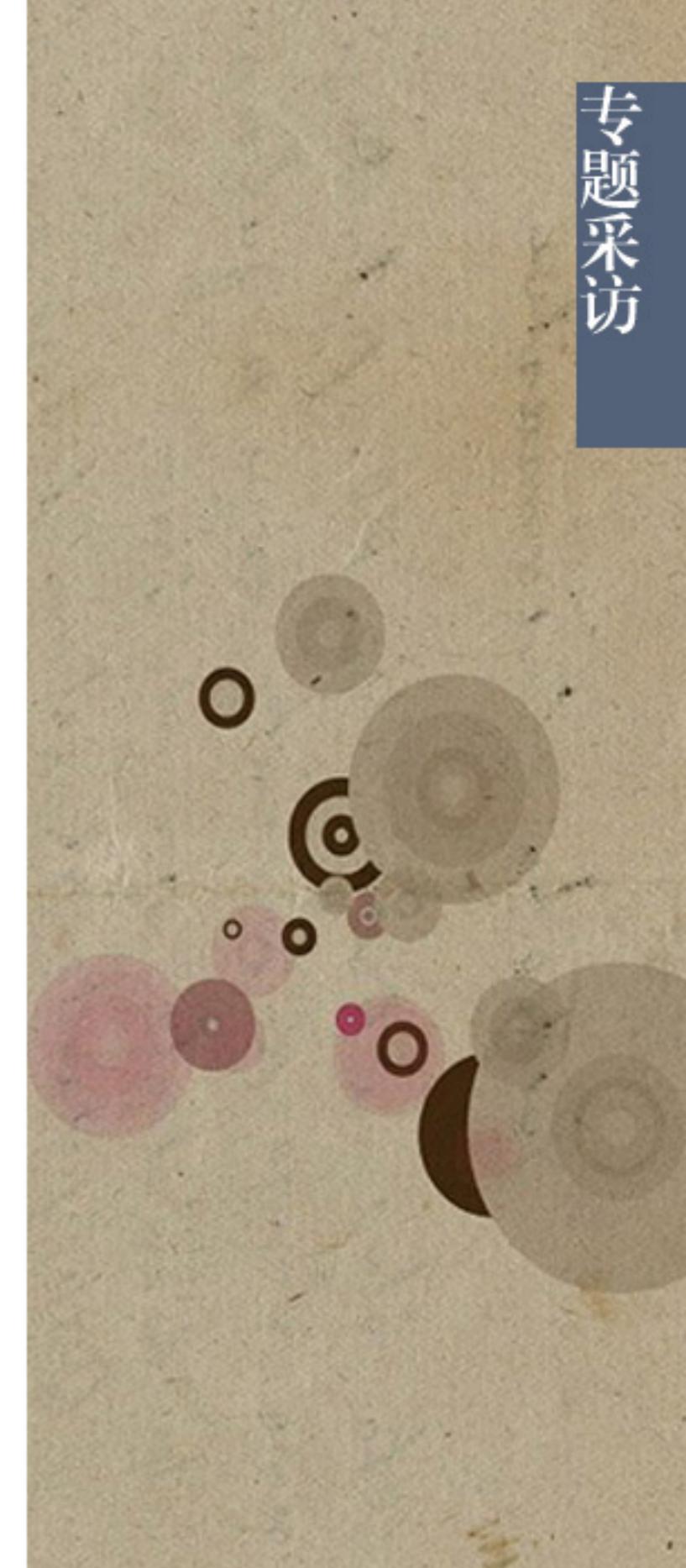
时间是白天与黑夜，黎明与黄昏
时间是剥落的墙壁，飘落的花瓣
时间是亿万光年之外星球上的一粒微尘

时间是你与我，永不、永不回头



导言

仿佛突然之间，深圳河两岸风声突起，从被叫停地铁上的一句“大陆人都是这样子”，到北大教授孔庆东的语出惊人，回归近十五年的香港却似乎走到了大陆的对立面，究竟是大陆人像蝗虫一样侵入，还是香港人太没良心？是偶然的爆发，还是积怨已久？为什么一包即食面就能把中港两地推上一一场骂战？作为生活在香港的内地学生和本地香港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场争端？又该用怎样的方式应对未来呢？本次《独立时代》采访专题以中港论战为切入点，收集了在港内地生、香港本地生、中大反对族群冲突联席三方面的意见、或许他们的观点能带我们更好地理解近期发生在中港之间的种种矛盾。



板块1

内地生说

记者：攸攸&Jacinta:

受访者

彭欣：文科基础班 Year1

封晨：心理学系 Year2

阮兆松：经济学系 Year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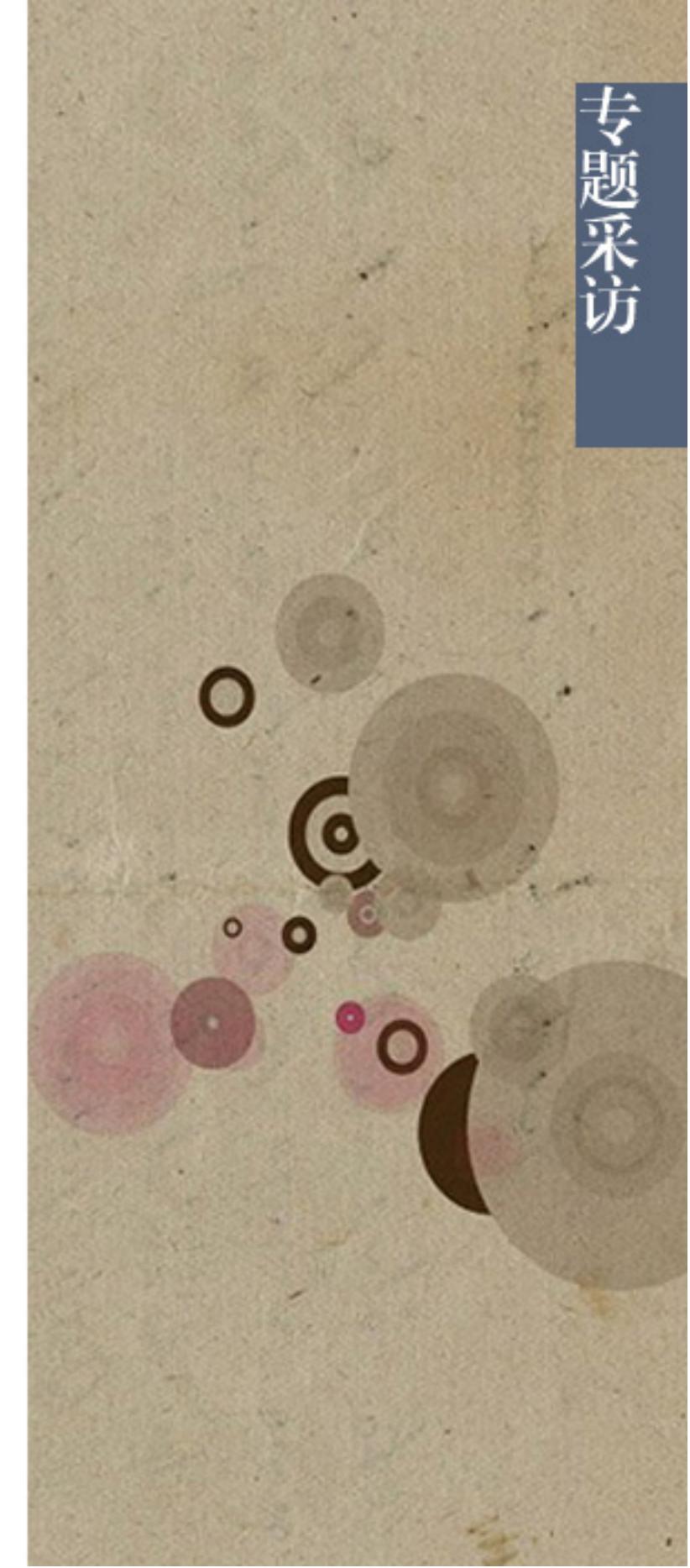
宿畅：统计学系 Year3

徐远峥：文化研究学系 Year3

Q1：对香港及香港人的印象？

阮兆松：香港社会自由开放但缺少关怀和归属感。我们可以在这里利用一切资源去追求尽可能丰富和宽广的目标，不过只要自己某些条件先天不足（比如经济贫困），那么你就要被底层化边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可以允许大陆乃至世界的富翁们来炒房，不过低下阶层住不起房那是“活该”。至于香港人接触得并不多，我觉得大多数香港人跟我们区别不大。即便有思想上的差异也不是那么根深蒂固，毕竟中港的历史差异总要在人身上体现。

徐远峥：可能是因为周围都是local比较多吧，一直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感觉香港人也没必要加上「香港」两字。大多数人都挺好，其实也没想象得那么可怕。香港贫富悬殊，生活节奏快，但至少到目前还是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因为它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趁年轻也跟着香港的节奏奔波几年吧，彷徨留给以后吧。



板块1

内地生说

Q2：是如何得知此次事件的信息的，觉得大陆/香港媒体的报道怎么样？对此持什么态度？

阮兆松：港媒。大陆媒体没觉得有什么报道，港媒铺天盖地的报导潜意识地不想看（也算是自己对港媒的一种偏见吧）。部分港媒有挑事嫌疑。不过设身处地，如果我是港铁事件旁观者乃至当事方，我觉得是陆客主要责任。至于整体的中港矛盾则很难说责任在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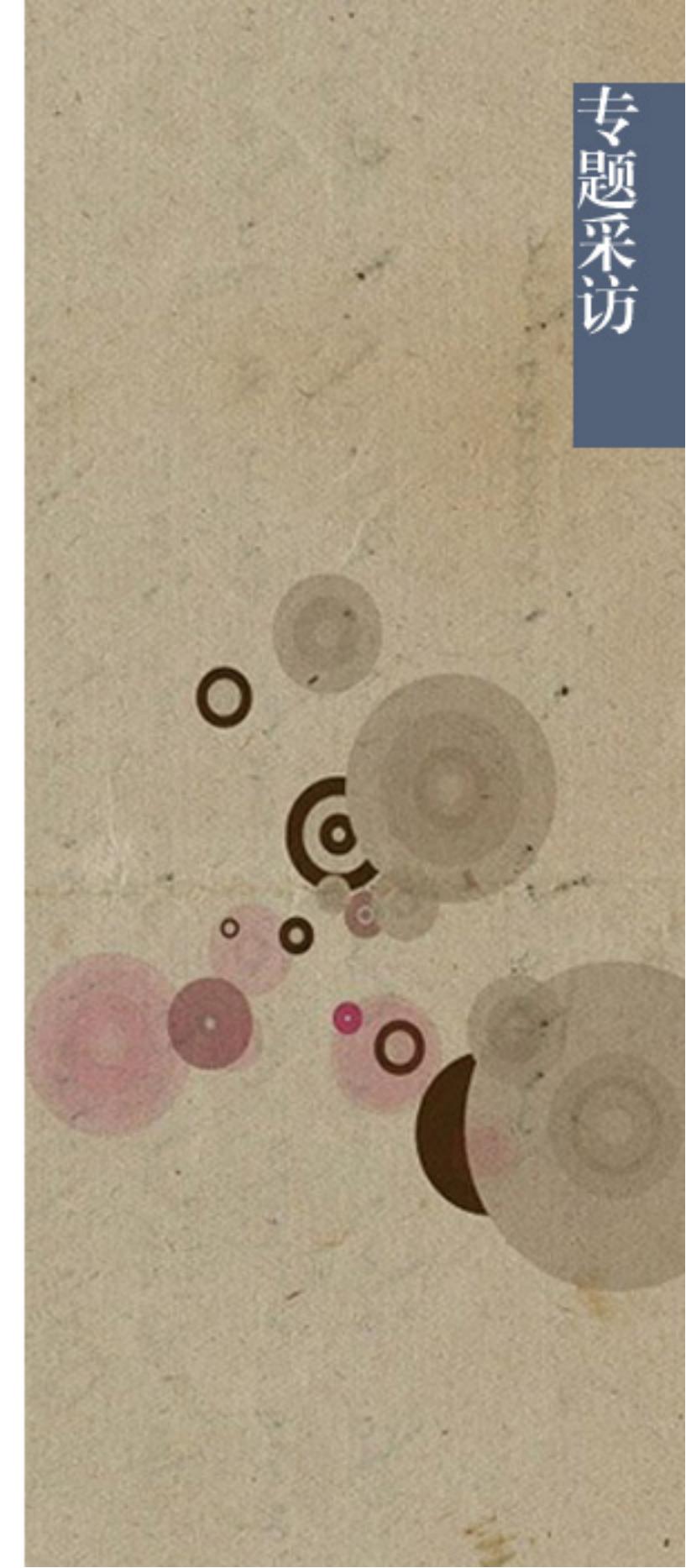
宿畅：最早是人人，然后是Facebook，微博，导火索应该算是地铁吃点心事件吧，香港人就强调大陆人不守规矩。只是侧重点不一样让整件事情就有偏向了。作为围观群众，我觉得不知规矩不对，香港人也不好说就过激，这应该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偏见。作为当事人（内地人）就觉得香港人应该敌视的是“低素质”，而不应该把“低素质”和“内地人”尤其是“所有内地人”划等号。

Q3：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受没受到影响？

彭欣：没有。但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联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导致的香港人态度的不甚友好。

宿畅：在学校里没觉得。Promate还是挺友好的。同学的Facebook也都没有转发蝗虫言论。在网络世界就有点不爽，你会看到一些网友直接说在香港的内地人都是垃圾什么的。但是也只能假装没看到或者默默地拉黑他而已。我是不会跟人家有语言冲突的。

徐远峥：没有。反而觉得好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以也并不放在心里。



板块1

内地生说

Q4：对香港人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怎么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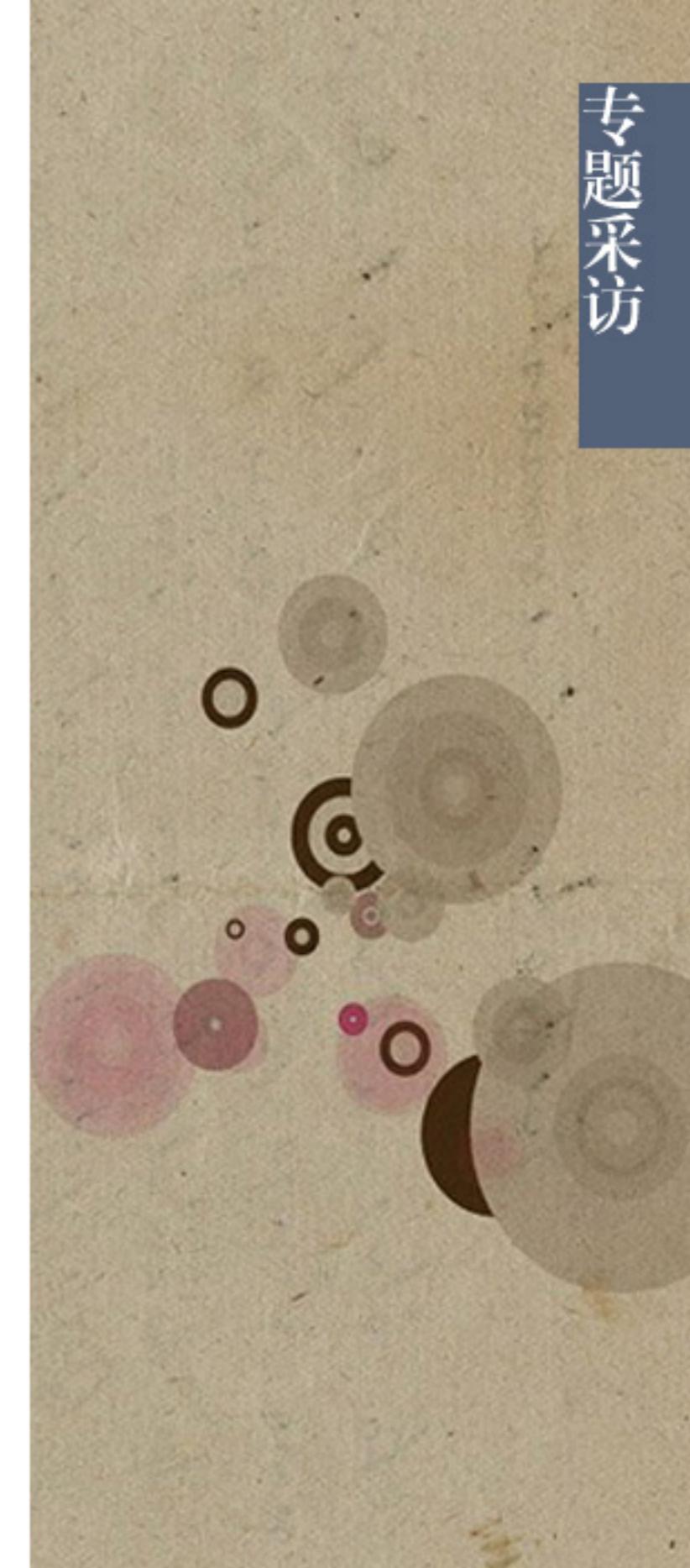
封晨：我一点都不觉得香港人的态度有问题。相反我觉得那张忍够了的海报正是香港自由民主的体现。有问题，说出来，问题才能被解决，情绪才不至于被积压而使人成了变态。一个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总会遇到许多问题，有人愿意站出来“我们不高兴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实际更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徐远峰：中大学生会的立场书倒是让我「惊喜」了一下。至于身边的同学老师，可能是身处文化研究系吧，大家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重要的是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和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而不是去探讨这个冲突中谁是谁非。陈云的《城邦论》实在让人很跌眼镜，阿爷和孙女的比喻让人毛骨悚然，他是病了么？

【记者小记】

攸攸：通过对不同年级内地同学的采访，发现港媒和网络在此次中港骂战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通民众的信息来源和思维方式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港媒的影响。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庇护，让我们不至于在这些消息面前惊慌失措，绝大部分香港同学对待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大多数民众也是理智地看待这个事件，更多人从此事件中想到的是政府政策上的不足而不是种族方面的冲突。这件事比我想象中发展得要和平很多，但还是希望媒体能够重视言论对大众的影响，要新闻自由但不能违背道德伦理。

Jacinta：这五位内地生的看法应该能代表中大大多数内地同学的想法。香港和大陆本是同根生，却因经济、文化的差异渐生嫌隙，此次更由于利益的争夺而产生直接冲突。至于港媒的推波助澜只能说是它们的特色。中大学生会的立场尽管有它自己的考虑，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允的。而我所认识的香港学生和内地生对此事的态度也都比较公正客观。我想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异，不存偏见，并从我们年轻一代开始努力地寻求解决之道，才能在将来看到香港与大陆融合的可能。



板块3

LOCAL说

记者：Nikki

受访者：

刘子聪 政治与行政学系三年级

黄捷熙 政治与行政学系四年级

Q1：如何看待自由行大陆人的表现？

刘子聰认为大陆游客来消费，香港可以赚钱，本来整件事情对双方都是很有利的，但是大陆人在香港街头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确实会让香港人很反感，尤其是像《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的报道更加放大了内地人的不文明行为。他认为香港人针对的是不文明行为而不是大陆人。

黄捷熙则回应道：“其实当香港七八十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香港人到世界各地旅行，跟现在内地游客的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抱着‘我有钱你就要 serve 我的心态’。但是后来香港人慢慢发现这样赢得不了人家的尊重，当然也有教育程度的提高，香港人的行为开始才变得好一些。”她认为现在大陆游客来香港购物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但在行为上还需要很大的进步，因为单单靠有钱是不能赢得尊重的。

Q2：随着中港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香港，香港人会对内地人产生一种恐惧心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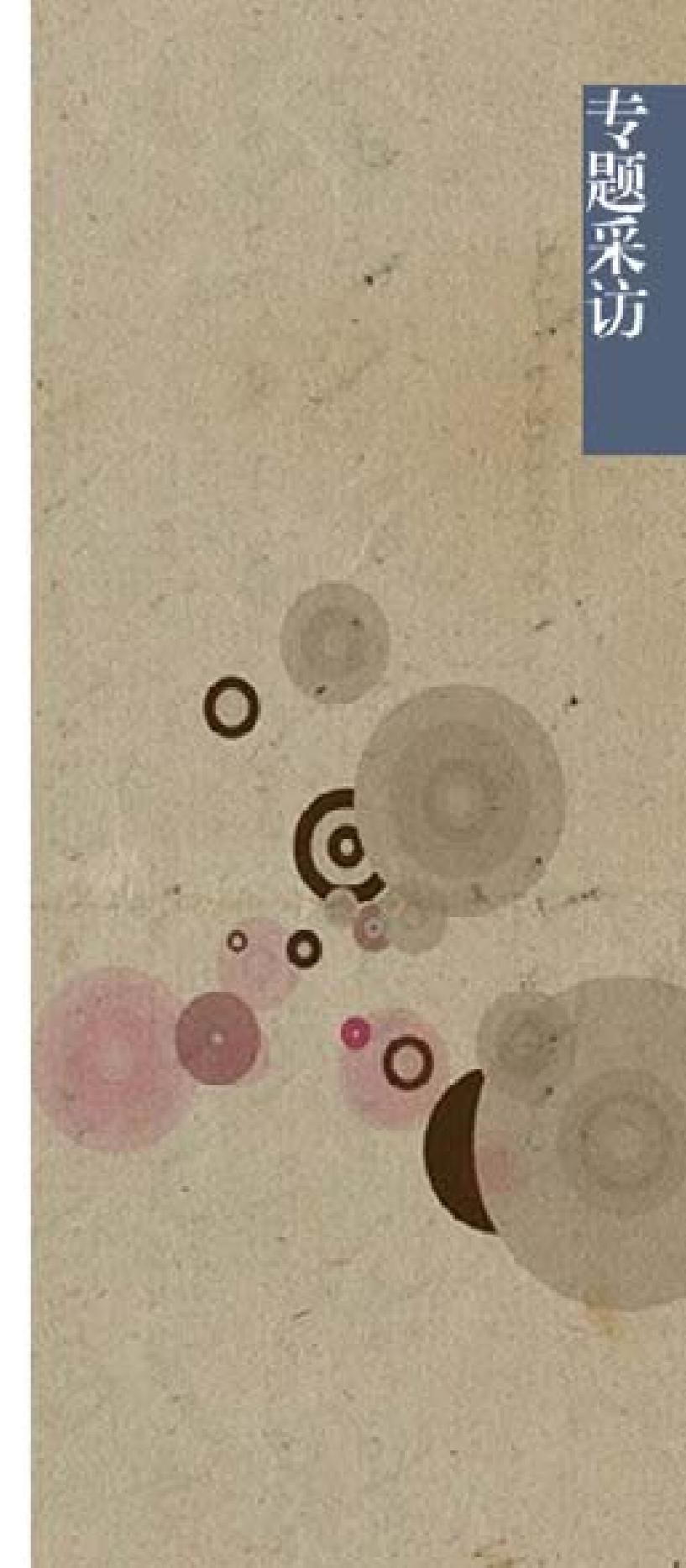
黄捷熙回应道：“对我来说，内地人来香港真的没关系，他们来香港读书做生意都没问题，我害怕的是中央政府，在我们眼里内地政府可能会比较专政、封闭，会为了“维稳”会压下不同的声音。所以关键政府用什么样的政策对我们。我觉得香港的法律和制度是优点，如果内地人来香港能够遵守这边的法律是可以融合的很好的。”

刘子聰则认为大多数比较理智的香港人会把政府和大陆人分开，但也确实有一些人会把害怕、不满内地政府的情绪发泻到内地人身上。

Q3：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们对内地生的态度会改变吗？

黄捷熙：“因为本来我对内地同学就没有反感，更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歧视内地同学。他们因为毕竟是大学生还是文明的、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蝗虫。”

刘子聰：“虽然我平时很少跟内地学生交流，但这件事情之后，如果有机会跟内地人交流的话，我想我会对他们更加友善，因为觉得他们承受的伤害已经很大，包括看到报纸网路的评论，我觉得真的没必要用这么强的侮辱性的用字。如果有机会和内地的同学交流这个问题，我想会认真跟他们解释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想。”



板块3

中大反对族群冲突 联席说

记者：Cinsue & Nikki

阿肖 哲学系三年级

阿肖认为，根本不应该存在一个叫“香港人”、一个叫“大陆人”的Group，这样对立的划分本身就有问题。对于有人质疑联席是否在帮大陆人讲话，阿肖回应道：“我们绝对不是站在大陆一边帮大陆人骂香港人，事实上，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很多大陆人，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们这样做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出于一个道德的责任，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另外，阿肖还提到，联席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带出一些政府的不足，以促使政府改进。

阿樽 文化研究学系二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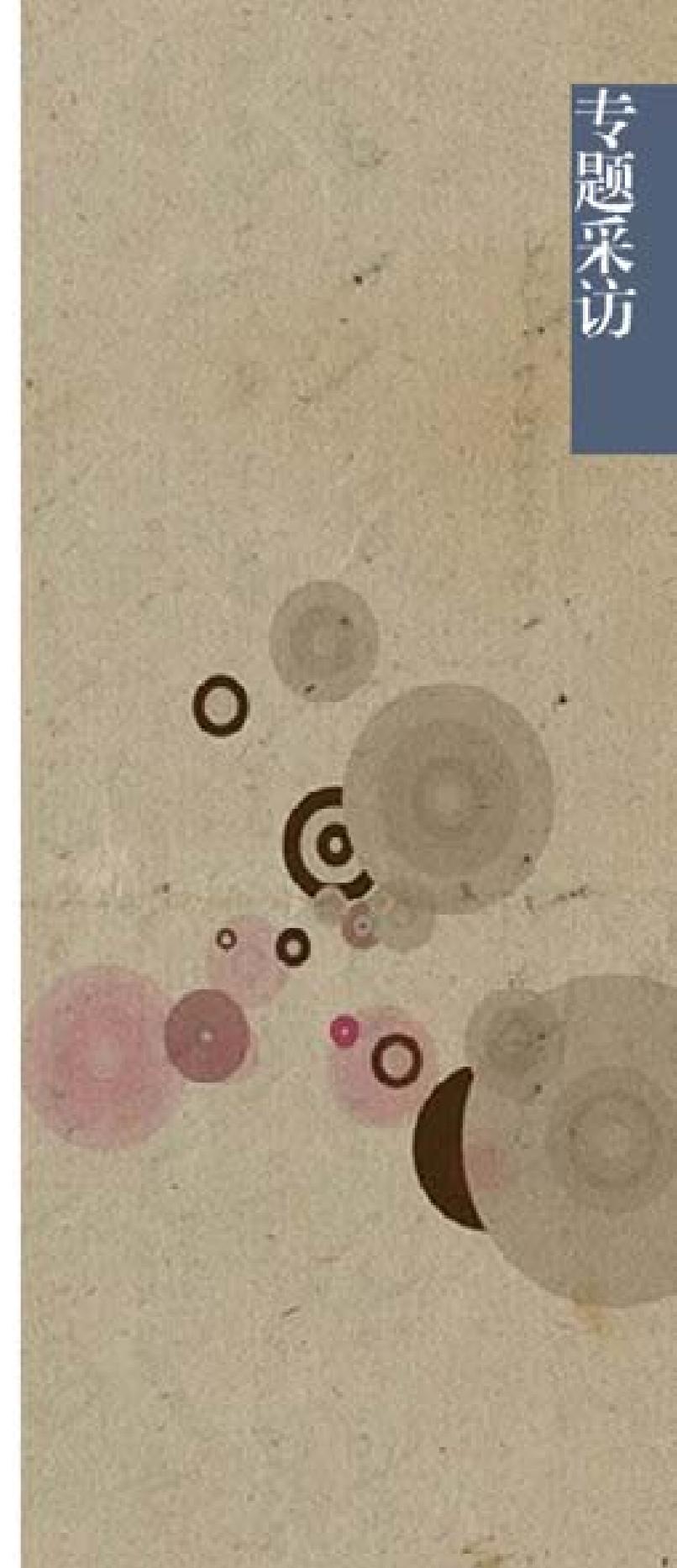
而同为联席成员的阿樽则表示，自己会加入这次联席的活动是因为受到身边一些事情的启发。她特别提到周保松在政治哲学课上分享的一个新移民家庭的小孩受到不公平待遇，却因为自己的新移民身份不敢发声替自己辩护，这让她很痛心。她也提到自己之前在给小朋友做补习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香港的小朋友会标签南亚裔的小朋友为“牙擦”、广东话说的不好的小朋友为“大陆咧”，虽然被标签的小朋友并没有做任何伤害她们的事情。阿樽认为大人或者是媒体报道会影响并塑造小孩子观点，让小孩子仅仅为了口舌之快，不考虑对无辜人的伤害。她认为现在人们很容易被一种文化身份、族群观念区隔成“你们”“我们”，所以利益就要分开，就要

互相争夺。但阿樽认为身份仅仅是历史的建构。

“世界上有贫富差别，仅仅因为国界的原因，有些人天生就该贫穷吗？仔细想想，还是应该人类一起去摊分命运的果实。”她回应。

阿丰 语言文学系三年级

左翼学会的阿丰认为因为一个在地铁车厢内吃东西的内地儿童，激发了香港社会对于“内地人素质低下”看法的讨论，于是许多人认为中港两地的冲突似乎是来源于文化素质的差异。由于香港媒体时常报道“内地游客随地大小便”的新闻，也明显地影响着香港人对于内地人的看法和认识。其实这些只是极个别的行为，所谓的文化差异是可以消解、克服的，一味强化国族思考角度将会看不到真正问题的所在。反过来想，新移民、双非孕妇中也有基层、劳动者、被剥削的人，而他们其实跟香港基层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别人打工。如果香港人仅仅因为国族背景的不同（从而引申到文化差异）就排斥内地人，却忘记了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真正问题是来源于资本家和政府的某种剥削。在这种剥削存在的情况下，只用国族角度思考就会很糟糕——比如李嘉诚是香港人，我也是香港人，但我能因此跟他站在一起吗？我跟他的根本利益才是不一致的，所以要破除用民族区分的思考角度。



三十年中大情 秉仁心做公益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吴宁女士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三年一月下旬，自己在面试中大行政助理时说的话，「面试官说中大可能给不了我上一份工那么好的待遇，我说我不在乎人工，最重要是我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那时她本已准备赴美读博士，这次面试把她留在了中大，一留就是三十四年。

她见证中大成长，参与中大医学院和逸夫书院从无到有的建设；她秉一颗「仁心」，开创多个公益项目，更帮助上海总会和中大启动「家在香江计划」，十年来未间断对中大内地生的帮助；她担任很多不同的岗位和工作，但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自己时，她说，「我希望是中大两千内地生在香港的妈妈」。

集装箱当课堂 见证中大成长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2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吴宁说，「中大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记忆」。她出生在上海，八岁时与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毕业后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完成心理学学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一九七三年她放弃回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决定留在中大从事教育事业。吴宁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的确，由一九七三年进入中大到二零零七年退休，她服务中大打三十四年，先后作过理学院行政助理、医学院临床院务主任和逸夫书院辅导长等多项工作，见证了中大的成长。「刚来时中大还只有行政楼、范克廉楼和图书馆，还是由创校的李卓敏校长主持，你看，我经历过中大所有的校长」，吴宁笑说。

在中大工作多年，令吴宁最有感触的是一九八二年中大临床医学院刚成立的日子。「那时李卓敏大楼刚刚盖好，连病床都没有，学生马上就要入校，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做，时间根本不够。一早上班，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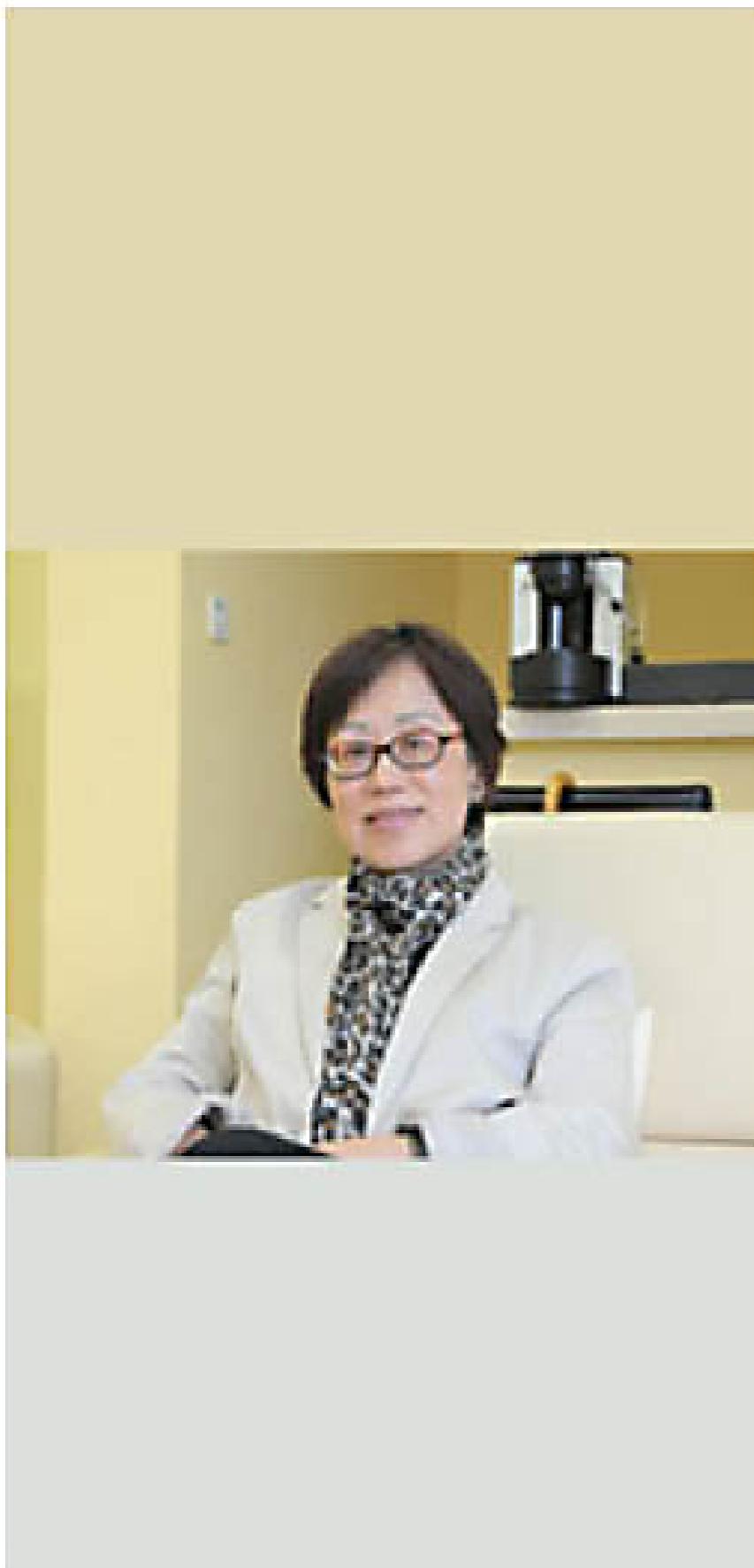
集装箱当课堂 见证中大成长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2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上十点才收工，根本没有周末。」这对当时做临床院务主任的吴宁来讲，无疑是一次考验。当时中大临床医学设备还未齐全，学生需要到联合医院学习临床课程，联合医院没有课室，只提供一块空地。「我自己想办法，买了六个码头运货用的集装箱，当做课室，用得很好。那时李国璋校长还是外科系主任，晚上值班就住在里面，后来他也很怀念那段经历。」吴宁称自己离开医学院已经二十几年，那段经历依旧影响深刻，「那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做教育和公益的先驱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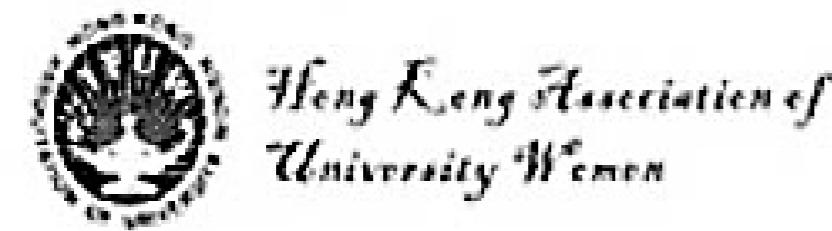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帮助临床医学院步入正轨后，吴宁又应逸夫书院创院院长陈佳鼐的邀请，担任逸夫书院辅导长，陪伴逸夫书院成长。她说：「从九一年到退休，我在逸夫书院工作十六年，看着逸夫从一个几岁的小孩长到中学毕业那么大，可以自立了，我就离开。」而现在，吴宁又担任和声书院名誉顾问，将再次帮助一个新书院的成长。

除校园行政工作之外，吴宁关注最多的是公益事业。她与同事一同创办中大职员协会（CUSU），后又在高锟校长夫人创办的大学妇女协会担任秘书，希望帮助非本地的女性教职员或教职员家属融入香港社会。吴宁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曾任香港商业及专业妇女协会会长，以提高妇女教育水平为宗旨，每年向在香港女性本科及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而奖学金全部由她与协会会员自己筹集。

吴宁于零九年创办「追求学习服务公司」（Woo



香港大學婦女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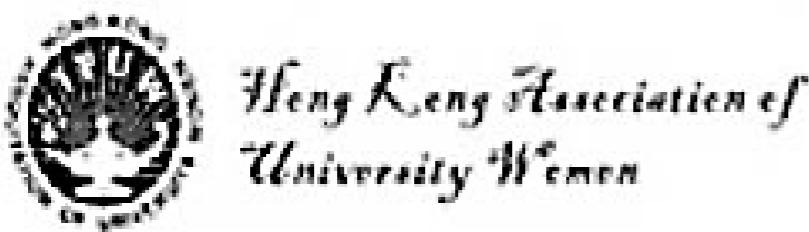
做教育和公益的先驱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宇女士 3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Learning Services Ltd），利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资源为香港学生提供去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很多事情我喜欢做一个先驱，我差不多是中大第一个用IT做管理的人，我组织中大第一批学生去北京学普通话。我不怕做新的事情，这对我来说也是挑战也是难得的体验。」



香港大學婦女協會

两千内地生

在香港的妈妈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4

文/王瑶

编/王瑶 未名

吴宁参与和创办了众多公益及教育项目，名片上有很多职衔，但她说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是「中大两千内地生在香港的妈妈」。

九八年中大招收第一届内地生，三十名学生中有一半来自上海。「我可以讲上海话，让他们感到很亲切。」吴宁称由于自己也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对背井离乡的内地生们很同情。因吴宁的父亲与香港上海总会会长李和声先生交情深厚，吴宁亦加入上海总会担任常务理事。看到上海总会会长李和声先生也有帮助内地生的愿望，吴宁提出中大与上海总会合作，帮助中大

内地生融入香港的「家在香江」计划。自零一年计划正式启动，至今十一年来不断为中大内地生提供帮助，每逢中秋和端午节会向内地生派发月饼和粽子，并组织他们探访安老院，参

与公益活动。

「这十一年最成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从最初只是单方面接受上海总会的帮助，到有回馈社会的想法和行动。」吴宁十一年來一直任中大内地本科生联合会高级顾问，见证了内地生由稚嫩到成熟。十月中旬大学提出削减内地生宿位的计划，并为此召开了咨询会，吴宁亦有出席。「那天下着大雨，我没想到有那么多内地生来，削减宿位并不是他们要直接面对的问题，他们肯关心，说明他们成长了，我很开心。」尽管吴宁没有自己的子女，当她讲起这些内地生的成长时，脸上写满赞扬自己孩子一样的欣喜。



人者仁也

尽管父亲是成功的商人，吴宁一生没有做过跟商业有关的事，她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教育和公益事业，即使已经退休，她的日程仍然很满，为各类公益和教育活动奔波，虽然这些事情并非她必须去做的，也不能为她创造很大收入。

「我这个人对钱和名利看得很淡，这和我成长的环境有关。」吴

——专访MUA高级顾问 吴宁女士 5

文/王璐

编/王璐 未名

宁称自己和睦的家庭环境造就了自己不注重回报的性格。「就算做公司，我也只要求收支平衡，不想赚钱。」采访中，她几次表达对台湾舞蹈家林怀民的钦佩，他不是为了出名，就是想让不论贫富的人都享受文化，这世界多一点这种人就好了。」

吴宁很喜欢《礼记》中的名句「人者，仁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吴宁她将访问地点安排在逸夫书院的会客室，交谈中她不时会起身将挂在对面墙上的画扶正，指着四周的陈设说「这里原来是教工餐厅，是我们自己布置成现在的样子，」三十四年积累的中大情可见一斑。临行，她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嘱咐，「大学生要用四年的时间建立做人的基础，务必要记得回馈社会」。



下期改版
敬请期待...

